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卷一

唐 沙門 釋 秀 綜 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真詮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厭趣萬途迺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爲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

三攝末以歸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景遽旨沖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屬五棺已掩千巖將焚痛人天眼滅蒼生莫救故召諸聖衆結集微言考繩墨以立定門即貫華而開律部據優波提舍以爲之論剖析空有顯別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其義及王秦奉使考日光而

求佛騰蘭應請策練影以通經厥後易首抽
腸之賓播美於天外篆葉結髮之典譯粹於
區中然至蹟至神思慮者或迷其性相唯恍
唯惚言談者有昧其是非況去聖既遙來教
多闕殊途競軫別路揚鑣而已哉法師懸弭
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觿登歲心符妙德之
誠以愛海無出要之津覺地有栖神之宅故
削髮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載馳千里每
慨古賢之得本行本魚魯致乖痛先匠之聞
疑傳疑豕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

之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忘食
履險若夷輕萬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
苑鷲山猿沼仰勝迹以瞻竒鹿野僊城訪遺
編於蠹簡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
三十國揚我皇之盛烈震彼俊之權豪偃異
學之高贛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侶摩
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彼國所獲大
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六百五十七部並載
以巨象并諸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
陽苦陰淫假皇威而利涉粵以貞觀十有九

祀達于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子勞問殷勤爰命有司詔令宣譯人皆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纓捐親入道遊踐遠邇中外讚揚示息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備乎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幽國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蹈火無所屈撓觀三藏之學行瞻三藏之形儀鑽

之仰之彌堅彌遠因循撰其事以貽終古及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爾後役思纏痾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握以啓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哀慟荒梗悲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後累載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卷一}迫余以次之余撫已缺然拒而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況乃當仁苦為辭讓余再懷慙退沉吟久之執紙操翰沈瀾臆方乃叅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錯綜本文箋為十卷庶後之覽

者無或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唐沙門慧立本釋彦悰箋

起載誕於緱氏終西届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

登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緱氏人也父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廓有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羣年八歲父坐於几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召宗人語之

皆賀曰此公之揚烏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
通經典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
哲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涉闌闌之門
雖鐘鼓嘈噴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
雲萃亦未嘗出也又少知色養溫清淳謹其
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
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教誦習經業俄而有
勅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
經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
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為

誰家答以氏族又問曰求度耶答曰然但以
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為答
曰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又
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業易
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但恐
果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
名家不可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為不虛
也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
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
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之後無復所

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
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
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爲桀跖之窠河洛
爲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
煙火斷絕雖王董僭逆之豐劉石亂華之災
剝斲生靈芟夷海內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
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
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唐主驅晉陽
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
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

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爲急務
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
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建四道場召天
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
將如林景脫基暹爲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
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乃
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
兄從之又與兄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
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相見悲喜停月餘日
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諸德旣萃大建

法筵於是更聽基暹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
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
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
衆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
其右吳蜀荆楚無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
古人之欽李郭矣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寺
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好內外學
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兼通書傳尤
善老莊為蜀人所慕總管鄴公特所欽重至
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

若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宏窮玄理廓
宇宙以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匡振頹綱包挫
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對萬乘而節逾高者
固兄所不能逮也然昆季二人懿業清規芳
聲雅質雖廬山兄弟無得加焉法師年滿二
十即以武德五年卷一於成都受具坐六夏學律五
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
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式有礙又為兄所留
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汎舟三峽泝江
而遁到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久既

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爲講攝論毗曇自夏及冬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威德懿親化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躬申禮謁發題之日王率羣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關竝峯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辭窮意伏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稱歎無極觀施如山一無所取罷講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難問疑又到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目而

記於心雖宿學者年不能出也至於鈞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時長安有常辯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窮三學爲上京法匠縑素所歸道振神州聲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如雲雖舍綜衆經而偏講攝大乘論卷一法師旣曾有功吳蜀七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然其所有深致亦一捨斯盡二德竝深嗟賞謂法師曰汝可謂釋門千里之駒其再明慧日當在爾躬恨吾輩老朽恐不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旣遍謁

衆師備論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羣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志願乞衆聖冥加使往還無梗又法師初生也母夢法

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爲求法故去此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爲嚴麗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筏不以爲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踊乎波外應足而生却而觀之隨足而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躡身自騰有搏颺颺至扶而上昇到山頂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

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僚一宿逢
蘭州伴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
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
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發涼州為河西
都會襟帶西蕃葱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
絕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讚歎
歸還各向其君長稱歎法師之美云欲西來
求法於婆羅門國比是西域諸城無不預發
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錢銀
錢白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然燈餘外竝施諸

寺時國政尚新墻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
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勅防禁特
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
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
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慧威法師河西之
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辯理復聞求法之
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
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
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喜供
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

五十餘里有瓠壚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憤所乘之馬又死不知計出沉默經月餘日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來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師圖之法師乃具實而答

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爾者為師毀却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惘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慧琳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貿易得馬一疋但苦無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彌勒像前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磨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磨私怪旦而來白法師心喜為得行之微然語達磨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禮佛遂法師行一二三市問其姓名云姓

石字槃陀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時賣餅果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貿衣資為買馬而期焉明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懌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來去伊吾三十餘返故共俱來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料量勿輕身命

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乘我馬此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少不達法師乃竊念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赤老瘦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觀胡人所乘馬瘦赤漆鞍有鐵與何君言合心以為當遂即換馬胡翁歡喜禮敬而別於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遙見玉門

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傍有梧桐樹叢胡人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法師既渡而喜因解駕停憩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褥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疑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見已還卧遂睡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盥漱解齋訖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險遠又無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即是死人不如歸還用為安穩法師

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也法師知其意遂任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十一為陳重誓其意乃止與馬一疋勞謝而別因是孑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裘毼駝馬之像及旌旗槊纓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

而微法師初覩謂爲賊衆漸近見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逕八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盟手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亦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校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曰校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婆

羅門國求法不答曰聞承奘師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疏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違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桑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說亦忝爲時宗欲養已修名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法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無貪性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擅越不相勵勉專勸

退還豈謂同厭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欲
拘留任即刑罰玄奘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
心祥聞之憫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
隨喜師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
筵安置至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及麩餅
自送至十餘里云師從此路徑向第四烽彼
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隴至
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既去夜到第
四烽恐為留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未下間
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來入

烽烽官相問答欲往天竺路由於此第一烽
王祥校尉故遣相過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
皮囊及馬麥相送云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
踈率恐生異圖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
更取水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
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
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
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
愍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慙愧乃
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

意狀異類遠人前後雖念觀音不能全去及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又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十三}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魘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

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露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為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蘇息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曰何不強行而更卧也法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

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蘇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薩慈悲爲生其志誠通神皆此類也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旣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哽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悉來參謁王請屈

所居備陳供養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勅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驅馳設頓迎候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旣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半到王城門司啓王王勅開門法師

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准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侍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勸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方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王云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竒也流淚稱歎不能已已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閤人侍衛彼有彖法師

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珍之命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師報曰留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朕與先王遊大國十一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

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爲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寡德所當但此行不爲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訪真蹤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露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汎眷爲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葱山可轉此意無移乞信愚誠勿疑不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也

但玄奘西來爲法法旣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王曩修勝福位爲人主非唯蒼生恃仰固亦釋教攸憑理在助揚豈宜爲礙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迷愚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師師安能自去必定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爲乎大法今逢爲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由也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

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
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
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微深生愧
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
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
請共對佛更結十六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
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
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
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外護檀
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

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
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
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大妃
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到講
時王躬執香爐自來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
跪爲隆令法師躡上日日如此講訖爲法師
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
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鞞等各數事黃金一
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
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

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
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
封書附大綾一疋為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
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
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
請勅以西諸國給鄔落馬^{十七}迺送出境法師見
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慚其優餞之厚
上啓謝曰焚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舟楫
羣生滯惑導之者實假聖言是以如來運一
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三明之慧日朗此幽

昏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
已訖捨應歸真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
輝於吳洛識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風咸匡
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
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他
化不二之宗析為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
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早
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勝友備悉
諮詢大小乘宗畧得披覽未嘗不執卷躊躇
捧經侘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一拜臨啓伸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蠶
難爲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
經塗荏苒遂到伊吾伏惟大王稟天地之淳
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作王子育蒼生東祗
大國之風西撫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地車
師狼望之鄉並被深仁俱沾厚德加以欽賢
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引接既而至
止渥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法義又蒙降結
娣季之緣敦獎友于之念并遺書函域二十
餘蕃煦師殷勤令迺餞送又愍西遊瑩獨雪

路淒寒爰下明勅度沙彌四人以爲侍伴法
服綿帽裘毯靴鞵五十餘事及綾絹金銀錢
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伏對驚慚不知啓
處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息
豈重懸度凌溪之險不復爲憂天梯道樹之
鄉瞻禮非晚儻蒙允遂則誰之力焉王之恩
也然後展謁衆師稟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
未聞剪邪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補像化
之遺闕定玄門之指南庶此微功用答殊澤
又前途旣遠不獲久留明日辭違預增悽斷

不任銘荷謹啓謝聞王報曰法師既許爲兄
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因謝也發日王
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
師慟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勅妃
及百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
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類也從
是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後入阿耆尼國舊云

鄒者
訛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音釋

黜丑律切 黜斤也 黜先 黜士華切 黜深也 黜馬後也 黜角也 黜角也 黜角也 黜角也
黜先 黜士華切 黜深也 黜馬後也 黜角也 黜角也 黜角也 黜角也

第一四九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卷二

唐沙門慧立本釋 彦琮箋

起阿耨尼國終羯若鞠闍國

從此西行至阿耨尼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
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
侶數百在途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為時衆
中有一僧不棄行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
事佛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無所賣攜今
我等教然竟不憂念宜共白之僧曰汝等欲
得水者宜各禮佛受三歸五戒我為汝等登

崖作水衆既危困咸從其命受戒訖僧教曰
吾上崖後汝等當與阿父師為我下水任須
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須臾水
下充足大衆無不歡荷師竟不來衆人上觀
已寂滅矣大小悲號依西域法焚之於坐處
聚執石為塔塔今猶在水亦不絕行旅往來
隨衆多少下有細羸若無人時津液而已法
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經銀山山甚高廣
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山西又逢羣
賊衆與物而去遂至玉城所處川岸而宿時

同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劫殺無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無復財產深傷歎焉漸去遙見王都阿耆尼王與諸臣來迎延入供養其國先被高昌寇擾有恨不肯給馬法師停一宿而過前渡一大河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

舊云龜茲說也

將近王都王與羣臣及大德僧木叉耄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來授

法師法師受已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叉耄多下坐坐已復行華行華已行蒲萄漿於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爾如是展轉日晏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怪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爾也受餘別食食訖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此言寺特也是木叉耄多所住寺也耄多

理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餘載雖涉衆經而聲明最善王及國人咸所尊重號稱獨步見法師至徒以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爲許謂法師曰此土雜心俱舍毘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趨多曰何用問是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師初深敬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曰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踈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

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枉坑乎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非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謬因更窮之色遂變動云汝更問餘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論無此語時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對讀之趨多極慙云老忘耳又問餘部亦無好釋時爲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觀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曰此支那僧非易謝對

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傳未必出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賊二千餘騎其賊乃預共分張行衆資財懸誨不平自鬪而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國舊曰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闢已來氷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亘汗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

嶇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餒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不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森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敗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髮以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髻髮圍繞左右

自餘軍衆皆褻毳毛製毒絲端弓駝馬之騎
極目不知其表旣與相見可汗歡喜云暫一
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今達官答摩
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
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花裝之爛眩人目諸
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
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為尊美矣
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
問訖入座突厥事火不施牀以木舍火故敬
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為法師設一鐵

交牀數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
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
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
萄漿奉法師於是益相酬勸窳渾鐘枕之器
交錯遊傾傑侏毘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
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
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
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食訖更
行蒲萄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
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敬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
伽國謂也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
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露黑類無威儀不足
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跡慕求法
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
得年少曾到長安按二數年通解漢語即封為摩
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到迦畢試
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疋與羣臣送
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
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沉涼

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
至但邏斯城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
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笈故
赤建國又西二百里至赭時國此言國西臨
葉葉河又西千餘里至罕堵利瑟那國國東
臨葉葉河河出葱嶺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
大磧無水草望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颯秣
建國此眩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
有寺兩所迥無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
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慢經宿之後

為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
請受齋戒遂至殷重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
諸胡還以火燒逐沙彌還以告王王聞令捕
燒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
不忍毀其肢體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
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事遂設大會度人居
寺其革變邪心誘開蒙俗所到如此又西三
百餘里至屈霜去聲你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
喝捍國此言東國也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此言安國也又西五百
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國東臨縛芻河又西南

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此言又西南二百
里入山山路深險纔通人步復無水草山行
三百餘里入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
依之為門扉又鏃鐵又鑄鐵為鈴多懸於上
故以為名即突厥之關塞也出鐵門至覲魯
羅國舊曰吐火羅說也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
國即葉護可汗長子坦度設設者所居之地
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
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坦度設又病聞法師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止因請曰弟子見師日明願少停息若差自送師到婆羅門國時更有一梵僧至為誦咒患得漸除其後娶可賀敦年少受前兒囑因藥以殺其夫設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特勤篡立為設仍妻後母為逢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摩僧伽遊學印度葱嶺已西推為法匠其跡勤于闐之僧無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淺使人問師解幾部經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我盡解隨意問法

師知不學大乘就小教婆沙等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服門人皆慙從是相見歡喜處處譽讚言已不能及時新設既立法師從求使人及鄔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見云弟子所部有縛喝羅國北臨縛芻河人謂小王舍城極多聖跡願師暫往觀禮然後取乘南去時縛喝羅僧數十人聞舊設死子又立共來迎慰法師與相見言其意彼曰即當便去彼有好路若更來此徒為迂會法師從其言即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既至觀其城邑郊郭

顯敞川野腴潤實為勝地伽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乘學城外西南有納縛伽藍訛新裝嚴甚麗伽藍內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二斗餘又有佛齒長一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有光瑞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長三尺餘圍可七寸其帚柄飾以雜寶此三事齋日每出道俗觀禮至誠者感發神光伽藍北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中行道證四果者世世無絕涅槃後皆有塔記基址接連數百餘矣大城西北五

十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里有波利城城中有二窰堵波高三丈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麩蜜初聞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嘗授髮爪令造塔及造塔儀式二長者將還本國營建靈刹即此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窰堵波高逾二丈過去迦葉佛時作也納縛伽藍有磔迦國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羅此言聞縛噶慧性羅國多有聖跡故來禮敬其人聰慧尚學少而英爽鑽研九部游泳四含義解之聲周聞印度其小乘阿毘達磨迦延俱舍六足阿毘

曇等無不曉達既聞法師遠來求法相見甚歡法師因申疑滯約俱舍婆沙等問之其酬對甚精熟遂停月餘就讀毘婆沙論伽藍又有二小乘三藏達摩畢利此言達摩羯羅訖性皆彼所宗重觀法師神彩明秀極加敬仰時縛喝西南有銳末陀胡寔健國其王聞法師從遠國來皆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行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赴王甚喜乃陳金寶飲食施法師皆不受而反自縛喝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揭職國東南入大雪

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國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處則平塗數丈故宋玉稱西方之艱層氷峩峩飛雪千里即此也嗟乎若不為衆生求無上正法者寧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為漢室忠臣法師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伽藍十餘所僧數千人學小乘出世說部梵衍王出迎延過宮供養累日方出

彼有摩訶僧祇部學僧阿梨耶默娑

此古聖使阿

梨斯那

此言聖

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歎脂那

速國有如是僧相引處處禮觀慙慙不已王

城東北山阿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

伽藍伽藍東有鑰石釋迦立像高一百尺伽

藍內有佛入涅槃卧像長一千尺並莊嚴微

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至小川有

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五寸廣

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

迦縛娑

舊曰商諾和修說也

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

僧伽胝衣赤絳色其人五百身中陰生陰恒

服此衣從胎俱出後變為袈裟因緣廣如別

傳如是經十五日出梵行二日逢雪迷失道

路至一小沙嶺遇獵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

試境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則刹利種

也明畧有威統十餘國將至其都王共諸僧

並出城來迎伽藍百餘所諸僧相諍各欲邀

過所住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

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

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見

其殷重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質子造寺時又藏無量珍寶於佛院東門南大神玉足下擬後修補伽藍諸僧荷恩處處屋壁圖畫質子之形解安居日復為講誦樹福代代相傳于今未息近有惡王貪暴欲奪僧寶使人掘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鸚鵡鳥像見其發掘振羽驚鳴王及眾軍皆悉悶倒懼而還退寺有窳堵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寶修營地還震吼無敢近者法師既至眾皆聚集共請法師

陳說先事法師共到神所焚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寶擬營功德今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鑑無妄之心少戢威儀之德如蒙許者焚自觀開稱知斤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不令虛費嗟神之靈願垂體察言訖命人掘之夷然無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有黃金數百斤明珠數十顆大衆歡喜無不嗟服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輕藝唯信重大乘樂觀講誦乃屈法師及慧性三藏於一大乘寺法集彼有大乘三藏名秣奴若瞿沙此言知意聲也薩婆多阿

梨耶伐摩

此言聖背

彌沙塞部僧求那跋陀

此言德賢

皆是彼之稱首然學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所長唯法師備詣眾教隨其來問各依部答咸皆愜伏如是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純錦五疋別施法師以各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訖其慧性法師重為觀貨羅王請到還法師與別東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周千餘里伽藍十所僧徒皆學大乘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嶺有窄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戀

故建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號蔑戾車

此言邊地

如來欲有教化乘空往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使傾動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渡河至那揭羅喝國

北印度境

大城東南二里有窄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所造是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敷鹿皮衣及布髮掩泥得受記處雖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眾華常為供養法師至彼禮拜旋遶傍有老僧為法師說建塔因緣法師問曰菩薩布髮之時既是第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

無量劫一一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盧山尚為灰燼如何此跡獨得無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蘇迷盧山壞已還有在乎聖跡何得獨無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上為名答次西南十餘里有窰堵波是佛買華處又東南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磨香末為泥以帛練裹隱於

骨上隨其所以定吉凶法師印得菩提樹像所將二沙彌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華像其守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指散華云師所得甚為希有足衣有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塔狀如荷葉復有佛眼睛大如柰光明暉赫徹燭函外復有佛僧伽胝上妙細氎所作復有佛錫杖白鐵為環栴檀為莖法師皆得禮拜盡其哀敬因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兩端法服二具散眾雜華辭拜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

王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因留影在
中法師欲往禮拜承其道路荒阻又多盜賊
二三年已來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踈
法師欲往禮拜時迦畢試國所送使人貪其
速還不願淹留勸不令去法師報曰如來真
身之影億劫難逢寧有至此不往禮拜汝等
且漸進焚暫到即來於是獨去至燈光城入
一伽藍問訪塗路覓人相引無一肯者後見
一小兒云寺莊近彼令送師到莊即與同去
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

里有五賊人拔刃而至法師即去帽現其法
服賊云師欲何去答欲禮拜佛影賊云師不
聞此有賊耶答云賊者人也今為禮佛雖猛
獸盈衢焚猶不懼況檀越之輩是人乎賊遂
發心隨往禮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澗東壁門
向西開窺之窈冥一無所覩老人云師直入
觸東壁訖却行五十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
處法師入信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壁依
言却立至誠而禮百餘拜一無所見自責障
累悲號懊惱更至心禮誦勝鬘等諸經諸佛

偈頌隨讚隨禮復百餘拜見東壁現如鉢許
 大光條而還滅悲喜更禮復有槃許大光現
 已還滅益增感慕自誓若不見世尊影終不
 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窟大明見如
 來影皎然在壁如開雲霧忽矚金山妙相熙
 融神姿晃昱瞻仰慶躍不知所譬佛身及袈
 裟並赤黃色自膝已上相好極明華座已下
 稍似微昧左右及背後菩薩聖僧等影亦皆
 具有見已遙命門外六人將火入燒香比火
 至欵然佛影還隱急令絕火更請方乃重現

六人中五人得見一人竟所無覩如是可半
 食頃了了明見得申禮讚供散華香訖光滅
 爾乃辭出所送婆羅門歡喜歎未曾有云非
 師志誠願力之厚無致此也窟門外更有眾
 多聖迹說如別傳相與歸還彼五賊皆毀力仗受
 戒而別從此復與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
 至健陀邏國舊云健陀衛說也北印度境也其國東臨信度
 河都城號布路沙布羅國多賢聖古來作論
 諸師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
 意脇尊者等皆此所出也王城東北有置佛

鉢寶臺鉢後流移諸國今現在沙刺孛斯國城外東南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迺去四佛並坐其下現有四如來像當來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窣堵波是迦膩色迦王所造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一百五十尺其上起金剛相輪二十五層中有如來舍利一斛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極多靈瑞往往有人見像夜遶大塔經行迦膩色迦伽藍東北百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城東有

窣堵波無憂王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五里伽藍內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薩時樂行惠苑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生捨眼處此等聖迹無量法師皆得觀禮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蓬城城北涉履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那國此言花昔阿輸迦之苑也舊稱夾蘇婆薩堵河昔有伽藍一千四百所僧徒一萬八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
 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其王多居
 菴揭釐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里有大窳堵
 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辱仙人爲羯利王
 此言聞詩舊日歌利說也割截身體處城東北二百五十
 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河之上
 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凍暮即雪飛
 仍含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華焉龍泉西南三
 十餘里水北岸盤石上有佛脚跡隨人福願
 量有脩短是佛昔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

跡而去順流下三十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
 裝條葉文相宛然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
 是如來昔聞半偈舊曰偈梵文畧也或曰偈
 他他伽陀唐言頌
 頌有四十二言也報藥叉之恩捨身下處菴
 揭釐城西五十里渡大河至盧醯坦迦此言
 赤
 窳堵波高十餘丈無憂王造是如來往昔作
 憇力王時以刀刺身施五藥叉處舊云
 又說也城
 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此言
 奇特石窳堵波高
 三十尺在昔佛於此爲人天說法佛去後自
 然涌出此塔塔西渡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舍

有阿縛盧枳多伊濕伐羅菩薩像

此言觀自在合字連

聲梵語如上分文而言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昔云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音自在皆說之也

威靈極著城東北聞說有人

登越山谷逆上從多阿塗路危險攀緣鐵鎖

踐躡飛梁可行十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杖

那舊都也其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

薩像金色裝嚴高百餘尺末田底邊

舊曰末田地說

阿羅漢所造彼以神通力將匠人昇觀史

多天

舊曰兜率陀說也

今親觀妙相往來三返爾乃

功畢自烏鐸迦漢蓬城南渡信渡河河廣三

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獸多窟其中有持印

度奇寶名花及舍利渡者船輒覆沒渡此河

至但又始羅國

北平度境

其城北十二三里有窰

堵波彼無憂王所建每放神光是如來昔行

菩薩道為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刺婆

此言志

求菩提捨千頭處塔側有伽藍昔經部師拘

摩邏多

此言

於此製造衆論從此東南七百

餘里間有僧訶補羅國

北平度境

又從但叉始羅

北界渡信渡河東南二百餘里經大石門是

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餉餓烏鐸七子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處其地先為王子身血所染今猶絳赤草木
 亦然又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
 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
 彌羅國舊曰罽
賓訛也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百所
 僧五千餘人有四宰堵波崇高壯麗無憂王
 所建各有如來舍利升餘法師初入其境至
 石門彼國西門也王遣母弟將車馬來迎入
 石門已歷諸伽藍禮拜到一寺宿寺名護瑟
 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人告曰此客僧從摩
 訶脂那來欲學經印度觀禮聖迹師稟未聞

其人既為法來有無量善神隨逐現在於此
 師等宿福為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今他讚仰
 如何懈怠沉沒睡眠諸僧聞已各各驚寤經
 行禪誦坐至旦並來說其因緣禮敬逾肅如
 是數日漸近王城離可一由旬到達摩舍羅
 此言福舍王教所立佛
 招王行旅於勝會也 王率羣臣及都內僧
 詣福舍相迎羽從千餘人幢蓋盈塗煙華滿
 路既至相見禮讚殷厚自手以無量華供散
 訖請乘大象相隨而進至都止闍耶因陀羅
 寺王舅
立也明日請入宮供養并命大德僧稱

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法師論難觀之
 其喜又承遠來慕學尋讀無本遂給書手二
 十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承驅使資待所
 須事事公給彼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
 淳潔思理淹深多聞總持才睿神茂而性愛
 賢重士既屬上賓^七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
 稟曉夜無疲因請講投諸論彼公是時年向
 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器乃勵力敷揚自午
 已前講俱舍論午已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
 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無不悉集法

師隨其所說領悟無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秘
 彼公歡喜歎賞無極謂衆人曰此脂那僧智
 力宏瞻顧此衆中無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
 世親昆季之風所恨生乎遠國不早接聖賢
 遺芳耳時衆中有大乘學僧毗戍陀僧訶^此
 子也辰那飯茶^{此言最勝親}陸婆多學僧蘇伽蜜
 多羅^{此言如來友}婆蘇蜜多羅^{此言世友}僧祇部學僧
 蘇利耶提婆^{此言天辰那}但邏多^{此言最勝}其國
 先來尚學而此僧等皆道業堅貞才解英富
 方僧稱雖不及比諸人足有餘既見法師為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大匠褒揚無不發憤難詰法師法師亦明目
 訓酢無所蹇滯由是諸賢亦率慙服其國先
 是龍池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
 底迦阿羅漢教化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
 諸賢聖於中住止受龍供養其後健陀羅國
 迦膩色迦王如來滅後第四百年因脇尊者
 請諸聖衆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
 十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結集
 三藏先造十萬頌鄔波笈論舊曰優波釋
提舍訛也
 素旦纜藏舊曰修多羅訛也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

婆沙論釋毘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訛也次造十萬頌
 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或曰阿
毘婆訛
 也凡三十萬頌九十六萬言王以赤銅為鏤
 鏤寫論文石函封記建大窰堵波而儲其中
 命藥叉神守護奧義重明此之力也如是停
 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禮聖迹已乃辭西南
 逾涉山澗行七百里至半笈奴嗟國從此東
 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閣補羅國北印
度境從此東
 南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
度境自藍
 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言稍殊

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曷邏閣補羅國經
二日渡旃達羅婆加河此云到闍耶補羅城
宿於外道寺寺在城西門外是時徒侶二十
餘人後日進到奢羯羅城城中有伽藍僧徒
百餘人昔者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諦論其
側有窰堵波高二百尺是過去四佛說法之
處見有經行遺跡從此出那羅僧訶城東至
波羅奢大林中逢群賊五十餘人法師及伴
所將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驅就道南枯池
欲總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蘿蔓法師所將發

彌遂映刺林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松
告法師即相與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
一婆羅門耕地告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
與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命得八十餘人各
將器仗急往賊所賊見衆人逃散各入林間
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卷三施衣分與十九
相携投村宿人人悲泣獨法師笑無憂感同
侶問曰行路衣資賊掠俱盡唯餘性命僅而
獲存因弊艱危理極於此所以却思林中之
事不覺悲傷法師何因不共憂之倒為欣笑

答曰居生之貴唯乎性命性命既存餘何所憂故我土俗書云而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既在則大寶不忘小小衣資何足憂悵由是徒侶感悟其澄波之量渾之不濁如此明日到磔迦國東境至一大城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林中有—七—百歲婆羅門及至觀之可三十許形質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與相見延納甚歡又承被賊即遣一侍者命城中信佛法者令爲法師造食其城有數千戶信佛

者蓋少宗事外道者極多法師在迦濕彌時聲譽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告唱云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總盡諸人宜共知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革心有豪傑等三百餘人聞已各將班氎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至俱積於前拜跪問訊法師爲呪願并說報應因果令諸人等皆發道意棄邪歸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歎未曾有於是以氎布分給諸人各得數具衣直猶用之不盡以五端布奉施長年仍就停一月學經百論

廣百論其人是龍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
淨從此東行五百餘里到至那僅底國詣突
舍薩那寺有大德毘膩多鉢臘婆此云調伏
先即北印
子度王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識三
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
論等大城東南行五十餘里至答秣蘇伐那
僧伽藍此言
闍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
賢劫千佛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法釋迦如
來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
多衍那也
論師於此制發智論從此東北行百四五

十里至閣爛達那國北境入其國詣那伽羅
馱那寺有大德旃達羅伐摩此云
旃達羅善究三藏
因就停四月學衆事分毘婆沙從此東北登
履危嶮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露多國北印
度境
自屈露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渡河至設多
圖盧國北印
度也從此西南行三百餘里至波里
夜咀羅國中印
度境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兔
羅國中印
度境釋迦如來諸聖弟子舍利子等遺
身宰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
舍利弗皆說也没特
伽羅子舊曰目
連說也等塔皆見在咀麗衍尼弗

但羅此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畧也優波釐阿難陀羅

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雲皆訛也及曼殊室利此言妙吉祥舊曰滿

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曰妙德訛也如是等諸宰堵波每

歲修福之日僧徒相率隨所宗事而修供養

阿毘達磨衆供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

伽羅子誦持經者本二供養滿慈子本一學毘柰耶衆

供養優波離諸比丘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

者供養羅怙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城東

五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鞠多此言近護之

所建也其中爪毘舍利伽藍北巖有石室高

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

尊者近護說法導夫妻俱證阿羅漢果者乃

下一籌單已及別族者雖證不記從此東北

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渥濕伐羅國中印又東

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中印東臨菟伽河

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又河東行八

百餘里至菟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大海

處廣十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

謂之福水就中沐浴罪豐銷除啜波嗽流則

殃災殄滅沒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婦

常集河濱皆外道邪言無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方始停絕國有大德名闍耶翅多善開三藏法師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部毘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其王成陀羅種也伽藍十餘所憎八百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大城南四五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拏鉢刺婆此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本習大乘後退學小乘時提婆犀那此言天平阿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諸疑滯請

天軍以神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揖而不禮言我出家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禮敬非宜如是往來三返皆不致禮既我慢自高疑亦不決德光伽藍南三四里有伽藍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眾賢論師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彌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切有部此言毘婆沙時世親菩薩亦以睿智多聞先作阿毘達磨俱舍論破毘婆沙師所執理與文華西域學徒莫不鑽仰爰至鬼神亦皆講習眾賢覽而心憤又十二年覃思作俱舍電論二萬五千頌

八十萬言造訖欲與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親後見其論歎有知解言其思力不減毘婆沙之衆也雖然甚順我義宜名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沒羅林中起窳堵波今猶見在林側又有窳堵波是毘末羅窳多羅此言無垢稱也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於比一切有部出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塗次衆賢之塔悲其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歿因自誓更造諸論破大乘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旨永傳遐代說此語已

心智狂亂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苦原由惡見裁書懺悔勸諸同侶勿誇大乘言終氣絕當死處地陷為坑其國有大德名窳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閑三藏法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論此言辯真論二萬五千頌德光所造隨發智論等廿三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又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掣怛羅國中印又南行二百餘里渡苑伽河西南至毘羅那拏國中印又東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中印城

東二十餘里有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
面東一下是佛昔於物利天為摩耶夫人說
法訖歸瞻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是水精右
是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躡中階而
下大梵天王執白拂履銀階處右天帝釋持
寶蓋蹈水精階居左是時百千天衆諸大菩
薩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有階級今並淪
沒恐後王戀慕累塼石擬其狀飾以雜寶見
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左右有
釋梵之像並放光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

七丈無憂王所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
七尺是佛昔經行處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
羯若鞠闍國此言曲女城中印度國周四千里都城西
臨殞伽河長二十餘里度五六里伽藍一百
餘所僧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守
曷利沙伐彈那此言喜增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
此言作地光兄字遏邏闍伐彈那此言喜增在位
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刺那
此言金耳國設賞迦王此言日惡其明畧而為隣患
乃誘而害之大臣婆尼此言明及羣僚等悲蒼

生之無主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此言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算畧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禮教所需無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於是戢武韜戈營樹福業勅其境內無得殺生凡厥元元魯令斷肉卷二隨其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陳無遮大會府庫所積並充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拏之流矣城西北有窳堵波高二百餘尺東南六七里苑伽河南有窳堵波亦高二百餘尺並無憂王所

造皆是佛昔說法處法師入其國到跋達羅毘訶羅寺住三月依毘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毘婆沙曰曹毘婆沙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音釋

賀莫借切 狂巨王切 眺他弔切 峭峻峭七肖切
交易也 峻胡故切 連屬屬中欲切 皚牛哀切
高竦也 亘寒疑切 連屬屬中欲切 皚牛哀切
雪白 餒奴罪切 森彌沼切 毳允芮切 毒徒各切
貌 餒奴罪切 森彌沼切 毳允芮切 毒徒各切
切軍中 傑傑牛錦切 徠徠厲葛切 赭章也 鏖步華切
以輒 欸許勿切 烏徒自切 鏖步華切
切 欸許勿切 烏徒自切 鏖步華切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卷三

唐沙門惠立本釋彦棕箋

起阿踰陀國終伊爛拏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苑伽河南至阿踰

陀國中印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小乘兼

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槃度菩薩此言世親

舊婆菽菽禁互譯為天親說也於此製大小乘論及為衆講

處城西北四五里臨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

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佛昔三月

說法處其旁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苑城西南

五六里有故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善

薩夜昇觀史多天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論

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晝則下天為衆說

法阿僧伽亦名無著即健陀邏國人也佛滅

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彌沙塞部出家

後信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

後信大乘兄弟皆稟明聖之器舍著述之才

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為印度宗匠如攝大乘

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其筆也

法師自阿踰陀國禮聖迹順苑伽河與八十

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穆佉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皆是阿輸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船向岸令諸人解脫衣服搜求珍寶然彼群賊素事突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殺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相顧而喜曰我等祭神時欲將過不能得人今此沙門形貌淑美殺用祠之豈非吉也法師報以英穢陋之身得充祠祭實非敢

惜但以遠來意者欲禮善提像者闍崛山并請問經法此心未遂檀越殺之恐非吉也船上諸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許於是賊帥遣人取水於花林中治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拔刀牽法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顏無有懼賊皆驚異三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相逼惱使我安心歡喜取滅法師乃專心覩史多官念慈氏菩薩願得生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捨諸惡業及

廣宣諸法利安一切於是禮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無復異緣於心想中若似登蘇迷盧山越一二三天見觀史多宮慈氏菩薩處妙寶臺天衆圍遶此時身心歡喜亦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號哭須臾之間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賊徒大駭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諸君若殺得無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已瞋宜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

手觸爾乃開目謂賊曰時至耶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悔法師受其禮謝為說殺盜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受無間之苦何為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想顛倒為所不應為事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德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啓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明於是誦相勸告收諸劫具總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本主並受五戒風波還靜賊衆歡喜頂禮辭別同伴驚歎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嗟恠

非求法殷重何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
 渡旃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從此東南
 行七百餘里渡旃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
 羅耶伽國中印度境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
 堵波無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
 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處
 大城東兩河交處其西有墀周十四五里土
 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
 於此因號其處為大施場今戒日王亦繼斯
 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

孤窮無不悉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
 野象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俱耽竭
 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城內故宮中有
 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
 鄔陀衍那王此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說之所造也昔如來
 在忉利天經夏為母說法王思慕乃請目連
 將巧工昇天觀佛尊顏容止還以紫檀雕刻
 以像真容世尊下來時像迎佛即此也從南
 有故宅是瞿史羅舊曰瞿師羅說長者故居也城南
 不遠有故伽藍即長者之園地中有窣堵波

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造次東南重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無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部東南道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推伏小乘一百論師處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尺餘昔佛因淨齒木棄其餘枝遂植

根繁茂至今邪見之徒數來殘伐隨伐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說也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徒數千並學正量部佛在鉢羅斯那恃多此言勝軍王所居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勝軍王為佛造大講堂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羅闍鉢底此言生主舊曰波闍波提說也比丘尼精舍次東有塔是蘇達多此言樂苑舊故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鶖窣舊曰火堀利摩羅摩羅說也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

逝多林

此言勝林舊
曰林陀訛也

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

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

尺無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一堵室在中

有金像昔佛昇天為母說法勝軍王心生戀慕

聞出愛王刻檀為像因造此也伽藍後不遠

是外道梵志殺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

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生身入地

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謗佛生身

入地獄處坑南八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

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

藍東七十餘步有精舍伽藍高大中有佛像

東面坐如來昔共外道論處次東有天祠重

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不及精舍精舍影

常覆天祠次東三四里有宰堵波是舍利子

與外道論議處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

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父城也

城南是佛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塔塔

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立從此

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

舊曰
羅衛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千餘里並皆頽毀

宮城周十五里壘墼而成極牢固內有故基
淨飯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像次北有
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寢殿上建精舍中作夫
人之像其側有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
處中作菩薩降生之像上座部云菩薩以盥
怛羅頰娑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
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二十三日當此五月
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陀仙相太子處於
城左右有太子共諸釋種捕力處又有太子
乘馬踰城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

獸離世間迴駕處從此東行荒林五百餘里
至藍摩國中印度境居人稀少故城東有墼窣堵
波高百餘尺如來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
利還而造也每放光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
身為人繞塔行道野象銜花常來供養其側
不遠有伽藍三以沙彌知寺任相傳六昔有苾芻
招命同學遠來禮拜見野象銜花安置塔前
復以牙芟草以鼻灑水衆見無不感歎有一
苾芻便捨大戒願留供養謂衆人曰象是畜
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居人類依佛出家

豈可目覩荒殘不供事也即辭衆住結宇疏地種花殖果雖涉寒暑不以勞倦隣國聞之各捨財寶共建伽藍仍即屈知僧務自此相承遂為故事矣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髻珠付闍鐸迦舊曰車匿說也還處也及剃髮皆有塔記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處極荒梗城內東北隅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淮陀故宅舊曰然陀說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鑿也水猶澄映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

底河此言無勝舊曰河利改提河說也河側不遠至娑羅林其樹似榭而皮青葉白甚光潤四雙齊高即如來涅槃處也有大塼精舍內有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大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造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不書年月相傳云佛處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後半月十五日入涅槃當此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八日自涅槃已來或云千二百歲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又如來坐金棺

為毋說法出臂問阿難現足示迦葉香木焚
身八王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經五
百餘里至婆羅痲斯國國周四千餘里都城
西臨宛伽河長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三十
餘所僧二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婆羅
痲斯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臺觀連
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學小乘正量
部大院內有精舍高百餘尺石陛塼龕層級
百數皆隱起黃金佛像室中有鑰石佛像量
等如來身作轉法輪狀精舍東南有石窣堵

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
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有梅怛麗此言
慈氏
舊曰彌
勒說也菩薩受記處次西有窣堵波是佛昔
為護明菩薩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
波佛所受記處釋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
行處長五十餘丈高七尺以青石積成上有
四佛經行之像伽藍西有如來澡浴池又有
滌器池又有浣衣池並神龍守護無人穢觸
池側有窣堵波佛修菩薩行時為六牙白象
施獵師牙處又為鳥時具獼猴白象約尼拘

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鹿王又度憍
 陳如等五人處從此順苑伽河流東行三百
 餘里至戰主國從此東北渡苑伽河行百四
 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毘舍
 雖訛也國周五千餘
 里土壤良沃多菴沒羅果茂遮果都城荒毀
 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宮城西北五六
 里有一伽藍旁有窣堵波是佛昔說毘摩羅
 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毘摩羅
 詰故宅其宅尚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空積
 石所作是無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亦有寶

積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窣堵
 波是佛將往拘尸那國般涅槃天人隨從竝
 立處次西復有佛最後觀吠舍釐處次南又
 有菴羅女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
 處從吠舍釐南境去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
 補羅城得菩薩藏經又南渡苑伽河至摩揭
 陀國舊曰摩伽
 陀訛也周五千餘里俗崇學重賢伽
 藍五十餘所僧萬餘人多大乘學河南有故
 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頽猶有雉堞昔人壽
 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此言有
 花宮城王宮多

花故致此號後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

釐子城舊曰熙健弗邑說也復約波吒釐樹為名至佛

涅槃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王此言無憂王舊曰阿育王

也說即頻毘娑羅王此言影堅之曾孫自王舍城遷

都來此年代浸遠今唯故基伽藍數百存者

二三故宮北臨卷三菟伽河為小城城有千餘家

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無憂王作地獄處法

師在小城停七日巡禮聖迹地獄南有窄塔

波即八萬四千之一也王以人工建立中有

如來舍利一升每放神光次有精舍中有如

來所履石石上有佛雙跡長一尺八寸廣六

寸兩足下有千輻輪相十指端有萬字花紋

及瓶魚等皎然明著是如來將入涅槃發吠

舍釐至此於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顧謂阿難

此是吾最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跡

也精舍北有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無憂王

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珍寶贖嗣也故

城東南有尼屈吒阿濫摩此言鷄園僧伽藍故基

無憂王所造是召千僧四事供養處是等聖

跡凡停七日禮拜方遍又西南行六七由旬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至低羅磔加寺寺有三藏數十人聞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行百餘里到菩提樹樹垣壘塼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嶮固北門通大伽藍其內聖跡連接或精舍或窰堵波並諸王大臣豪富長者慕聖營造用爲旌記正中有金剛座賢劫初成與天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極金輪上齊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難壞能沮萬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剛爲

座則無地堪發金剛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此若於餘地地便傾具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一二百年來衆生薄福往菩提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國王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向而坐相傳此菩薩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沒至曾其菩提樹即卑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頻爲惡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無上等覺因謂菩提樹樹莖黃白枝葉青潤秋冬

不凋唯至如來涅槃日其葉頽落經宿還生
如本每至是日諸國王與臣僚共集樹下以
乳灌洗然燈散花收葉而去法師至禮菩提
樹及慈氏菩薩所作成道時像至誠瞻仰訖
五體投地悲哀懊惱自傷歎言佛成道時不
知漂淪何趣今於像季方乃至斯緬惟業障
一何深重悲淚盈目時逢衆僧解夏遠近輻
湊數千人觀者無不嗚咽其處一踰繕那聖
跡充滿停八九日禮拜方遍至第十日那爛
陀寺衆差四大德來迎即與同去行可七踰

繕那至寺莊莊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莊
食須臾更有二百餘僧與千餘檀越將幢蓋
花香復來迎引讚歎圍繞入那爛陀既至合
衆都集法師與相見訖於上座頭別安牀命
法師坐徒衆亦坐坐訖遣維那擊捷維唱法
師住寺寺中一切僧所蓄用法物道具咸皆
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閑解經律威儀
齊整者將法師叅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衆
共尊重不斥其名號爲正法藏於是隨衆入
謁既見方事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

肘步鳴足頂禮問訊讚歎訖法藏令廣敷牀
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問法師從何處來
報曰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聞已啼
泣喚弟子佛陀跋陀羅此言覺賢即法藏之姪也
年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
可為衆說我三年前病惱因緣覺賢聞已啼
泣救淚而說昔緣云和尚昔患風病每發手
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乍發乍息凡二十
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厭惡此身欲不食
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琉璃色

三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輕明來問和尚曰
汝欲棄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不說厭離於
身汝於過去曾作國王多惱衆生故招此報
今宜觀省宿愆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
論自當銷滅直爾厭身苦終不盡和尚聞已
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語和尚曰汝
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銀色曰此是慈
氏菩薩和尚即禮拜慈氏問曰戒賢常願生
於尊宮不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
生金色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薩我等見

汝空欲捨身不爲利益故來勸汝當依我語
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汝身即漸安
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
學汝可待教之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
教言已不見自爾已來和尚所苦瘳除僧衆
聞者莫不稱歎上三希有法師得親承斯上二記悲喜
不能自勝更禮謝曰若如所說玄奘當盡力
聽習願尊慈攝受教誨法藏又問曰法師
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旣與昔夢符同種種誨
喻令法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

幼日王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
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
給日得擔步羅果一百二十枚擯椰子二十
顆荳蔻二十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
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
陀國有此秬米餘處更無獨供國王及多聞
大德故號爲供大人米月給油三斗酥乳等
隨日取足淨人一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
行乘象輿那爛陀寺主客萬僧預此供給添
法師合有人卜其遊踐殊方見禮如此那爛

陀寺者此云施無厭寺昔舊相傳此伽藍南
 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陀傍建伽
 藍故以為號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為
 大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
 其思故號其處為施無厭地也地本菴沒羅
 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為施佛
 佛於此處三月說法商人多有證果佛涅槃
 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送多此言敬戀佛故
 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陀翹多王此言覺密墓
 承鴻業次南又造伽藍至子怛他揭多王此言

此言次東造伽藍至子婆羅阿送多此言次東
 比又建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國往赴其
 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伐闍羅此言嗣
 位次比又建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
 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磚疊其
 外合為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院
 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竦煙中殿飛霞上生
 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簷加以淥水逶迤
 青蓮菡萏羯尼花樹暉煥其間菴沒羅林森
 竦其外諸院僧室皆有四重重閣虬棟虹梁

繡櫺朱柱雕楹鏤檻玉礎文椀薨接瑤暉椽
連繩彩印度伽藍數乃千萬壯麗崇高此為
其極僧徒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
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
亦俱研集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
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
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者為衆宗匠寺
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衆
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有一
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

邑二百戶日進秬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
端拱無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
法師於那爛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觀禮聖
跡王舍舊城彼云矩奢羯羅補羅城此言上
茅宮城
城處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其
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為稱四面皆山峻峭如
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
百五十餘里其內更有小城基周三十餘里
羯尼迦樹處處成林發萼開榮四時無間葉
如金色宮城北面外有窄堵波是提婆達多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與未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害佛處此東北

有窳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恃苾芻說法

證果處次北不遠有大深坑是室利毘多此言

勝受外道邪言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大

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窳堵波是時縛迦大醫

舊曰考於此為佛造說法堂處其側現有時

縛迦故宅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姑栗陀

羅矩吒山此言駕來亦言其山連岡北

嶺隆崛特高形如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為稱

泉石清竒林樹森鬱如來在世多居此山說

法華大般若等無量眾經山城北門行一里

餘至迦蘭陀竹園今現有塿室如來在昔多

居其中制諸戒律園主名迦蘭陀先以此園

施諸外道後見佛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

如來時地神知其意為現災怪怖諸外道逐

之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施佛汝宜速去外

道舍怒而出長者歡喜建立精舍訖躬往請

佛佛為受之竹園東有窳堵波阿闍多設咄

路王此言未生怨舊之所建如來涅槃後諸

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已將歸立塔供養

無憂王發心欲遍造諸塔開取舍利尚留少許今每放光竹園西南行五六里山側有別竹林中有大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處當結集時無量聖眾雲集迦葉告曰眾中自知具三明六通總持如來一切法藏無錯謬者住餘冬隨所安時簡得九百九十九人阿難在學地於是迦葉語阿難汝漏未盡勿污清眾阿難慙愧而出一夜勤修斷三界結成阿羅漢還來叩門迦葉問曰汝結盡耶

答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開門隨意所入阿難乃從戶隙而入禮拜僧足迦葉執其手曰我欲為汝除斷諸漏證聖果故驅逐汝出汝當知之勿以為恨阿難曰若懷恨者豈名結盡於是禮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時也迦葉語阿難曰如來常於眾中稱汝多聞總持諸法汝可昇座為眾誦素怛纜藏即一切經也阿難承命而起向佛般涅槃山方作禮訖昇座誦經諸眾隨口而錄錄訖又命優波離誦毘奈耶藏即一切戒律也誦訖迦葉波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自誦阿毘達磨藏即一切論議經三月安居
中集三藏訖書之貝葉方遍流通諸聖相謂
曰我等集此名報佛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
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名上座部又此西二
十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即大衆部共集
之處諸學無學數千人大迦葉結集時不預
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來在日同一師學
世尊滅度驅簡我等我等豈不能結集法藏
報佛恩耶復集素怛纜藏毘奈耶藏阿毘達
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爲五藏此中凡聖同

會因謂之大衆部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闍
姑利四多城此言王舍外郭已壞內城猶峻周二
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毘娑羅王居上茅宮
時百姓殷稠居家鄰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
有不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即彼國
棄屍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王曰我爲
人主自犯不行無以懲下命太子留撫王徙
居寒林時吠舍釐王聞頻毘娑羅野居於外
欲簡兵襲之候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以王
先舍於此故名王舍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

位因都之至無憂王遷都波吒釐以城施婆
羅門今城中無雜人唯婆羅門千餘家耳宮
城內西南隅有窣堵波是殊底色迦長者故
宅此言星曆舊云
樹提伽訛也傍又有度羅怛羅處即佛
子也
那爛陀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娑羅
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同
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如來昔於此
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
鑰鉅精舍戒日王之所建功雖未畢詳其圖
量限高十餘丈城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

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昔滿胃
王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波佛初成
道向王舍城至此頻毘娑羅王與國人百千
萬衆迎見佛處又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
勢羅窣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僧娑
厲此言昔此伽藍依小乘漸教食三淨食於一
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校人傍惶無措乃見羣
鴈翔飛仰而戲言曰今日僧供有闕摩訶薩
埵宜知是時言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鍛翻
高雲投身自墜苾芻見已慙懼通告衆僧聞

者驚嗟無不對之歎泣各相謂曰此菩薩也我曹何人敢欲毀食又如來設教漸次而防我等執彼初誘之言便為究竟之說守愚無改致此損傷自今已後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淨仍建靈塔以死鴈埋中題表其心使永傳芳烈以有茲塔也如是等聖跡法師皆周遍觀禮訖還歸那爛陀寺方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開題訖少時有一婆羅門於眾外悲號而復言笑遣人問其所以答言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迦山觀自在

菩薩像所發願為王菩薩為我現身訶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某年月日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為脂那國僧講瑜伽論汝當往聽因此開法後得見佛何用王為今見脂那僧來師復為講與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法師因令住聽經卷三十五日講徹遣人將婆羅門送與戒日王王封以三邑法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已曾於迦濕彌羅諸國聽訖

至此尋讀決疑而已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名為記論其源無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王先說傳受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萬頌即舊譯云毘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毘耶羯刺誦此翻名為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萬頌後住劫之初帝釋又畧為十萬頌其後北印度健馱羅國婆羅門靺羅邑波膩尼仙又畧為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

度婆羅門為南印度王復畧為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國多盛流行印度博學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其支分明相助者復有記論畧經有一千頌又有字體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門擇迦三千頌二名温那地二千五百頌此辯字緣字體有八界論八百頌此中畧合字之緣體此諸記論辯能詮所詮有其兩例一名底彥多聲有十八轉二名蘇漫多聲有二十四轉其底彥多聲於文章壯麗處用諸汎文亦少用其二十四轉者

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彥多聲十八轉者有
 丙一般羅颯迷二阿答末涅各有九轉故合
 有十八初九轉者如汎論一事有三說他有
 三自說有三一一三中說一說二說多故有
 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九耳依般
 羅颯迷聲說有無等諸法且如說有有即三
 名一名婆彼底二名婆彼破三名婆飯底說
 他三者一名婆彼斯二名婆彼破三名婆彼
 他自說三者一婆彼彌二婆彼軌三婆彼摩
 此第三依四吠陀論
 中說多言婆彼末斯
 依阿答末涅九轉者於

前九轉下各置毘耶底言餘同上安此者令
 文巧妙無別義亦表極美義也蘇漫多聲二
 十四轉者謂言總有八轉於八轉中一一各
 三謂說一說二說多故開為二十四於二十
 四中一二皆三謂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音
 八轉者一詮諸法體二詮所作業三詮作具
 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
 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
 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印度語名布路沙體
 三轉者一布路殺二布路筭三布路沙所作

業三者一布路芟二布路筍三布路霜作具
 作者三者一布路鍛拏二布路諛三布路鍛
 鞞或言布路鍛咽所爲事三者一布路厦邪
 二布路沙諛三布路鍛韵所因三者一布路
 沙哆二布路鍛諛三布路鍛韵所屬三者一
 布路鍛誼二布路鍛諛三布路鍛誦所依三
 者一布路賸二布路殺諭三布路鍛縞呼召
 三者一系布路殺二系布路稍三系布路沙
 畧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爲具述法師皆
 洞達其詞與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鑽研諸

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從此復往伊爛拏鉢
 伐多國在路至迦布路伽藍伽藍南二三里
 有孤山巖巖崇峯灌木蕭森泉沼清澄鮮花
 芬馥旣爲勝地靈廟寔繁感變之奇神異多
 種最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菩薩像威神特
 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絕粒斷漿請
 祈諸願心殷至者即見菩薩具相莊嚴威光
 朗曜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如是
 感見數數有人以故歸者逾衆其供養人恐
 諸來者全污尊像去像四面各七步許豎木

鉤欄人來禮拜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
 花亦並遙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
 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
 花穿之為鬘將到像所志誠禮讚訖向菩薩
 胡跪發三願一者於此學已還歸本國得平
 安無難者願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
 觀史多官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貫掛
 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
 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
 可成佛者願花貫掛尊頸項語訖以花遙散

咸得如言既滿所求喜歡無量其傍同禮及
 守精舍人見已彈指嗚足言未曾有也當來
 若戒道者願憶今日因緣先相度耳自此漸
 去至伊爛拏國伽藍十所僧徒四千餘人多
 學小乘說一切有部義近有鄰王廢其國君
 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二
 大德一名怛他揭多耄多此云如來密二名羸底
 僧訶此云師子忍也俱善薩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讀
 毘婆沙順正理等大城南有窣堵波佛昔於
 此三月為天人說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

跡國西界統伽河南至小孤山佛昔於此三月安居降薄旬羅藥又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四尺一寸又有佛置裙稚迦即澡罐也舊曰軍持訛也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國南界荒林多有大象壯而高大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音釋

膳	切所齊	諛	切所齊	峯	昨沒也	椀	解也	如車輻	下爾切	祭曰	切除地	舫	甫兵切
鍛	切所介	廈	切所許	僧	斯也	穰	所進也	瘳	丑鳩也	糞	徒協切	阿僧企耶	梵語也
緇	切所窮	韻	切所窮	誦	女也	媯	渠也	輻	方六切	斐	劉也	耶	梵語也
		多	切所窮	底	丁似	巖	魚似	湊	謂人	雉	堆	阿僧企耶	梵語也
		誼	切所窮	彼	既	峯	似	湊	謂人	堆	阿僧企耶	梵語也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卷四

唐沙門惠立本釋 考按卷一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自此順旣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

國中印伽藍十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小乘教

城壘甄高數丈基隍深闊極為崇固昔者劫

初人皆穴處後有天女下降人中遊旣伽河

浴水靈觸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別疆界築

問邑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旬有大

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間多有野象數

百為羣故伊爛拏瞻波二國象軍最多每於
此林令象師調捕充國乘用又豐豺兕黑豹
人無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時有一放牛
人牧數百頭牛驅至林中有一牛離羣獨去
常失不知所在至暮欲歸還到羣內而光色
殊悅鳴吼異常諸牛咸畏無敢處其前者如
是多日牧牛人怪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還
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孔人亦隨入可行
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多異花果爛然
溢目並非俗內所有見牛於一處食草草色

香潤亦人間所無其人見諸果樹黃赤如金香而且大乃摘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石孔未出之間有一惡鬼奪其果留牧牛人以此問一大醫并說果狀醫言不可即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日復隨牛入還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以果內於口中鬼復撮其喉人即咽之果既入腹身遂洪大頭雖得出身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形變無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家人歸還多命手力欲共

出之竟無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掘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猶有人狀後更有王知其為仙果所變謂侍臣曰彼既因藥身變即身是藥觀雖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將鎚鑿斷取少許將來臣奉王命與工匠往古盡力鑿鑿凡經一旬不得一片今猶現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末温祇羅國中尋禮聖跡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殍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殍那國南尋禮聖跡伽藍二十餘所

僧三千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二十餘里有
跋娑伽藍臺閣壯峻僧徒七百人其側有
宰堵波無憂王所建昔如來在此三月說法
處數放光明又有四佛經行之跡傍有精舍
中有觀自在菩薩像至誠祈請無願不遂自
此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罕蘇伐刺那國
棘地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正
量部法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此承提婆達
多遺教也大城側有給多末知僧伽藍此言
赤泥
即往昔此國未有佛法時南印度沙門客遊

此國降挫鏃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其側
又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七日
說法處從此東南出至三摩怛吒國東
度近大海氣序和暢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
餘人習上座部義天祠外道本
三其徒亦眾去城
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昔佛為諸人天
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有伽藍中有
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端嚴常有自然妙香
芬馨滿院五色光瑞往往屬天凡預見聞無
不深發道意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

差怛羅國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
 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
 有摩訶瞻波國此云林邑次西有閻摩羅洲國凡
 此六國山海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
 自此三摩怛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
 底國東境印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
 人城側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
 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跡是時聞海中有僧
 伽羅國此云執師子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
 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

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
 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南印度東
 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用
 為安隱并得觀烏荼等諸國聖跡法師即西
 南向烏荼國東境印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
 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雜居窰堵波
 十餘所皆無憂王所建靈相間起國東南境
 臨大海有折利怛羅城此言發行即入海商人及
 遠方客旅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
 萬餘里每夜淨無雲之時遙望見彼佛牙窰

堵波上寶珠光明瑩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一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從此西南行大荒林一千四五百里至度境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座部法往昔人極殷稠為擾觸一五通仙人仙人瞋忿以惡咒殘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北行一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中印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萬人天祠外道頗亦殷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

宰堵波無憂王所立昔者如來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號娑多婆訶此言珍敬龍猛供衛甚厚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造門請通門司為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歎曰水之澄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與論玄議道囑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言往復彼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衰邁矣朗耀

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禮龍猛足曰某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雕構宏壯尊容麗肅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北言阿羅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二十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窣堵波是陳那北言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境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北言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

羅北言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立窮大夏之規式盡林泉之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居佛涅槃千年之內每有千凡夫僧同來安居竟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擾惱行人皆生怖懼無復敢往由是今悉空荒寂無僧侶城南不遠有一大石山是婆毗吠迦北言論師住阿素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法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停數月學大

衆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彼亦依法師學大
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禮聖跡自此南行千
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境城東南有宰堵波無
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摧伏外
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伽藍是提婆菩
薩與此寺啗怛羅此言阿羅漢論議至第七
轉已去羅漢無答乃竊運神通往觀史多宮
問慈氏菩薩菩薩為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
功曩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也既還
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薩義非仁者自

智所得也羅漢慚服避席禮謝之處從此南
經大林行一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境
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
羅此言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國大臣之子
少而爽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妻以公主
菩薩久修離此言欲無心愛染將成之夕特起憂
煩乃於佛像前請祈加護願脫茲難而志誠
所感有大神王携負而出送離此城數百里
置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為盜菩薩
自陳由委聞者驚嗟無不重其高志因即出

家爾後專精正法遂能究通諸部關於著述
 乃造聲明雜論二萬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
 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
 別自有傳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
 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間而彼王死國
 內饑亂有大德名菩提迷祇濕伐羅此云覺
自在雲
 阿跋耶鄧瑟晰羅此云無
畏牙如是等三百餘僧
 來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師與相見訖問彼僧
 曰承彼國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論
 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來報曰我國王

死人庶饑荒無可依仗聞瞻部洲豐樂安隱
 是佛生處多諸聖跡是故來耳又知法之輩
 無越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伽
 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解自此國
 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南印
度境既居海
 側極豐異寶其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變度無量衆處國
 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檀香
 樹梅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質涼冷蛇多附
 之至冬方蟄用以別檀也又有羯布羅香樹

松身異葉花果亦殊濕時無香採乾之後折
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
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
里至僧伽羅國此言執師子非印度境也國周七千餘里
都城周四十餘里入戶穀稠穀稼滋實黑小
急暴此其俗也國本寶渚多有珍奇其後南
印度有女娉鄰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
畏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來見負女而去
遠入深山採果逐禽以用資給歲月既淹生
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暴惡男漸長大白其

母曰我為何類父獸母人母乃為陳昔事子
曰人畜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
有心但無由免脫子後逐父登履山谷察其
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即擔攜母妹下投人里
至母本國訪問舅氏宗嗣已絕寄止村間其
師子王還不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男
女往來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王率四兵
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聲瞋吼人
馬傾墜無敢赴者如是多日竟無其功王復
標賞告令有能殺師子者賞賜億金子語母

曰饑寒難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不可彼雖是獸仍爲爾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子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等來入村間一旦王知我等還死亦不相留何者師子爲暴緣壤及我豈有爲一而惱多人亦三思之不如應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無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絕王聞歡喜怪而問之何因爾也竟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乎非畜種者誰辦此心雖然我

先許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悖逆之人不得更居我國勅有司多與金寶逐之荒外即莊兩船多置黃金及資糧等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竒翫即便止住後商人將家屬採寶復住其間乃殺商人留其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經無量代人衆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殺師子因爲國稱女船泛海至波刺斯西爲鬼魅所得生育羣女今西天女國是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智免羅刹鬼害後得爲王至此寶渚

殺除羅刹建立國都因之為名語在西域記其國先無佛法如來涅槃後一百年中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厭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乘空往來遊化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萬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本四徒肅穆戒節貞明相勗無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剎端光曜映空靜夜無雲雖萬里同覩其側又有精舍亦以雜寶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王所

造警有寶珠無知其價後有人欲盜此珠守衛堅牢無由得入乃潛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能及却而言曰如來昔修善薩道為諸衆生不惜軀命無愒國城何以今日反慳固也以此思之恐往言無實像乃偃身投珠其人得已將出貨賣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佛自與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首尚低王覩靈聖更發深心以諸珍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警今猶現在國東南隅有駸迦山多神鬼依住如來昔於此

山說駿迦經舊曰傍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
 羅稽羅洲人短小長於三尺人身鳥喙無
 稼穡食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
 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荼與師子國僧七
 十餘人西北歸觀禮聖跡行二千餘里至建
 那補羅國南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
 小乘兼習天祠外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
 六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瞻文才其精舍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寶冠高減二
 尺盛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臺其至誠觀

禮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舍中有刻檀
 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亦數有光瑞是聞二
 百億羅漢所造也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
 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抄寫最以為貴從此西
 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
 訶刺侏國南印度其俗輕死重節王刹帝種也
 好武尚戎故其國土兵馬齊整法令嚴明每
 使將與敵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
 服使其羞慙彼人恥愧多至自死常養勇士
 數千人暴象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酒量其

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不潰恃茲慢
傲莫顧鄰敵戒日王自謂智畧宏遠軍帥強
盛親臨征伐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兼習亦有天祠塗灰之道
大城內外有五宰堵波皆數百尺是過去四
佛所遊之跡無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餘
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咕婆國南印從此
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羅羅國也南印度境風
俗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
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為好學尚賢善言談有

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小
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外道事天之眾相傳
云自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
惠和愛育黎元崇敬三寶始自為王至于崩
逝口絕本言顏無愠色不傷臣妾之意無損
蚊蟻之形每象馬飲水澆而後飲十一恐害水居
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附人
豺狼息毒境內夷靜祥瑞日興營構精廬窮
極輪奐造七佛之儀設無遮之會如是勝業
在位五十餘年無時暫輟黎庶思慕於今不

止大城西北二十餘里婆羅門邑傍有陷坑
 是大慢婆羅門謗毀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語
 在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
 吒釐國南印土出胡椒樹樹葉似蜀椒出黃
 陸香樹樹葉類此棠梨也自此西北行三日
 至契吒國南印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
 國南印伽藍百餘所僧衆六千餘人學小乘
 正量部法如來在日屢遊此國無憂王隨佛
 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刹帝利種也即羯諾鞠
 闍國施羅阿迭多王之女婿號杜魯婆跋吒

此言性躁急容止踈率然貴德尚學信愛三
 寶歲設大會七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珍
 床座衣服爰至藥餌之資無不悉備自此西
 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又西
 北行五百餘里至刺蘇佗國西印自東北行
 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又東南行二千八百
 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去城不遠有窳堵
 波是無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
 至擲枳陀國南印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從此又西還蘇刺

佗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黠婆翅羅國度西印如
來在日頻遊其地無憂王隨有聖跡之處皆
起窣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
狼揭羅國度西印境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
此西北至波刺斯國非印度境聞說之其地
多珠寶大錦細褐羊馬駱駝其所出也伽藍
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釋迦
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林城西北接拂
林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
多珍貨附屬拂林拂林王歲遣丈夫配焉其

俗產男例皆不舉又從狼揭國東北行七百
餘里至臂多勢羅國度西印境中有窣堵波高數
百尺無憂王所建中有舍利數放光明是如
來昔作仙人為國王害處也從此東北行三
百餘里至阿耆茶國度西印境城東北大林中有
伽藍故基是佛昔者於此處聽諸比丘著亟
縛屣此言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傍有精舍
中有青石立佛像數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
大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如來昔日
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著納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
西印度境土出金銀鍤牛羊駱駝赤鹽白鹽黑
 鹽等餘處取以為藥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
 有聖跡無憂王皆建窣堵波以為表記又有
 烏波趨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跡從此東行九
 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十四盧國西印度境俗
 事天神祠宇華峻其曰天像鑄以黃金飾諸
 雜寶諸國之人多來求請花林池沼接砌縈
 階凡預瞻觀無不受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
 里至鉢伐多羅國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百餘

僧皆學大乘是昔慎那弗怛羅此言景勝子論師
 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
 論師本出家處又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
 可遵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
 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
 摩揭陀施無厭寺叅禮正法藏訖聞寺西三
 踰繕那有低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
 跋陀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
 善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
 諮決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

所軍本蘇刺侏國人刹帝利種也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羣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暨方術數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德爲時尊摩揭陀主滿胄王欽賢重士聞風而悅發使邀請立爲國師封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胄崩後戒日王又請爲師封烏荼國八大邑論師亦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皆固辭謂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

生死縈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揖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釋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執四因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十四荒穢並繫水牛無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無由乃請垂引接彼曰我曼殊室利菩薩也以汝緣業未可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惡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怪歎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界無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圖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無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饑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

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禮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明紅白又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無量徒眾獻奉香花讚禮訖還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師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不見室中燈內外大明怪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燄屬天色舍五彩天地洞朗無復星

執西

十五之一

月兼聞異香氤氳溢院於是遞相告報言舍利有大神變諸衆乃知重集禮拜稱歎希有經食頃光乃漸收至餘欲盡遠覆鉢數而然始總入天地還闍辰象復出衆覩此已咸除疑網禮菩提樹及諸聖跡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時戒賢論師遣法師爲衆講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已爲四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爲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或者不能會通謂爲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

說四

十五之二

關於法也愍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法師又以中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爲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無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慙赦遂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其人旣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

說四

十六之一

聲譽益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陀寺側造鍤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爲空花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那爛陀側作鍤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陀寺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毘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歡喜因取示王

教四

十六之二

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鼯鼠之羣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無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德

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烏荼國行從所
法藏得書集衆量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
及法師爲四人應王之命其海慧等咸憂法
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
濕彌羅已來遍皆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

執四

十七之一

教旨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奘雖學淺智微
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
支那國僧無關此事諸人咸喜後戒日王復
有書來云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進止時
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書四十條義懸

於寺門曰若有難破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
經數日無人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取其
義毀破以足躡蹉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何
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羅門亦素
聞法師名慙恥更不與論法師令喚入將對
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爲證與之共論徵其宗
本歷外道諸家所立其詞曰如舖多外道諸
離繫外道髻髮外道殊徵伽外道四種形服
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勝論外道世師也舊曰衛二家
立義有別舖多之輩以灰塗體用爲修道遍

身艾白猶寢竈之猫狸離繫之徒則露質標
竒拔髮爲德皮裂足皴狀臨河之朽樹體鬢
之類以體骨爲鬢莊頭掛頸陷枯磈磊若塚
側之藥又徵伽之流披服糞衣飲噉便穢腥
臊晷惡譬溷中狂豕爾等以此爲道豈不愚
哉至如數論外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
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
十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用除
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六句義謂實
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

解脫已來受用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
爲涅槃今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
之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爲一體而
自性一種以三法謂體爲薩埵刺闍荅摩此
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三諦二十三諦一一
皆以三法爲體我四若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
衆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
大等居各以三成即是一切若一則一切
則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因執
三爲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

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色若不爾者何得執三爲一切法體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受既能所俱無則諦義不立如是往復數番婆羅門默無所說起而謝曰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害人今役汝爲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

即將向房聞者無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其講彼曰我今爲奴豈合爲尊講法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無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奴學汗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爲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無不嗟賞曰以此窮覈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奄五

唐沙門惠立本釋彥悰箋

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

鳩摩羅使未至間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
羅忽入房來法師舊聞尼乾善於占相即請
坐問所疑曰玄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
已久今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最
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尼乾乃索一
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時最好五印
度及道俗無不敬重去時得達於敬重亦好

但不如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
憑餘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歸
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日
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無苦法師報
曰彼二王者從來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乾
曰鳩摩羅王已發使來請二三日當到既見
鳩摩羅亦便見戒日如是言訖而去法師即
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來勸住曰印
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遷遺蹤具在巡遊禮
讚足豫平生何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國

者蔑戾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
垢深聖賢由茲弗往氣寒土嶮亦焉足念哉
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露
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導君
聖臣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加以
識洞幽微智與神契體天作則七耀無以隱
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能韜其管故能驅役
飛走感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萬物自佛遺
法東被咸重大乘定水澄明戒香芬馥發心
造行願與十地齊功斂掌熏修以至三身為

說五

二之一

極向蒙大聖降靈親摩法化耳承妙說目擊
金容並轡長途未可知也豈得稱佛不往遂
可輕哉彼曰經言諸天隨其福德共食有異
今與法師同居瞻部而佛生於此不往於彼
以是將為邊惡地也地既無福所以勸仁勿
歸法師報曰無垢稱言夫日何故行瞻部洲
答曰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違此耳諸德既
諫不從乃相呼往戒賢法師所陳其意戒賢
謂法師曰仁意定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
非不愛樂但玄奘來意者為求大法廣利羣

說三

二之二

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決諸疑
網禮見聖跡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
誠不虛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
同得聞見用報師恩由是不暇停住戒賢喜
曰此菩薩意也吾心望爾亦如是任為裝束
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房經二日東印度鳩
摩羅王遣使奉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願見
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思戒賢得書
告眾曰鳩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眾差擬
往戒日王所與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日儻

須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
欲還國不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
師縱欲歸暫過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
復致違戒賢既不與遣彼王大怒更發別使
賫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三染習世樂於
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心歡喜
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許其來此乃欲令眾
生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
不勝渴仰謹遣重諮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
惡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壞法毀菩提樹師

謂弟子無此力耶必當整理象軍雲萃於彼
踏那爛陀寺使碎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
戒賢得書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內
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或是
其宿世善友努力爲去出家以利物爲本今
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其根枝條自殄到彼
令王發心則百姓從化若違不赴或有魔事
勿憚小勞法師辭師與使俱去至彼王見甚
喜率羣臣迎拜讚歎延入宮日陳音樂飲食
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經月餘戒日

王討恭御陀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驚曰我
先頻請不來今何因在此發使語鳩摩羅王
急送脂那僧來王曰我頭可得法師未可即
來使還報戒日王大怒謂侍臣曰鳩摩羅王
輕我也如何爲一僧發是麤語更遣使責曰
汝言頭可得者即付使將來鳩摩羅深懼言
失即命嚴象軍二萬乘船三萬隻艘共法師
同發泝旃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唃祇羅國
遂即參及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於旃
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

自與諸臣叅戒日王於河北戒日見來甚喜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脂那僧何在報曰在某行宮王曰何不來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就此叅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來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來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許王果來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炬燭并步鼓聲王曰此戒日王來即勅擎燭自與諸臣遠迎其戒日王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步一

擊號為節步鼓獨戒日有此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禮法師足散花瞻仰以無量頌讚歎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為不來報曰玄奘遠尋佛法為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了以是不遂叅王王又問曰師從脂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法師曰玄奘本土見人懷賢之德能為百姓除兇剪暴覆潤羣生者則歌而詠之上備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脂那國今之

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爲秦王是時天地
版盪蒼生之主原野積人之肉川谷流人之
血妖星夜聚沴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
海困長蛇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命
奮威振旅撲剪鯨鯢仗鉞麾戈肅清海縣重
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懷恩故有茲詠王曰
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爲物主也又謂法師
曰弟子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
詣旦使來法師共鳩摩羅同去至戒日宮側
王與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坐備陳珍膳作

樂散花供養訖王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
法師報在此因取觀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
等曰弟子聞日光旣出則螢燭奪明天雷震
音而鎗鑿絕響師等所守之宗他皆破訖試
可救看諸僧無敢言者王曰師等上座提婆
犀那自云解冠羣英學該衆哲首興異見常
毀大乘及聞客大德來即往吠舍釐禮觀聖
跡託以逃潜故知師等無能也王有妹聰慧
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
宗塗奧曠小教局淺夷然歡喜稱讚不能已

王曰師論大好弟子及此諸師並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爲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示大乘微妙絕其毀謗之心顯師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是日發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集曲女城觀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諸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蘊文義富瞻辯

才思聽法音皆來會所兼有侍從或象或輿或幢或幡各自圍遶峨峨岷岷若雲興霧涌充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袂成帷三吳之揮汗爲雨未足方其盛也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及徒衆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九五堪坐千餘人王行宮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象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戒日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侍右鳩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花鬘垂纓珮玉又裝二大象載寶花逐佛後隨行六

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象次列王後
又以三百大象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象
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旦裝束自行官引向
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
王共法師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
國僧名稱最高文義瞻博者使千餘人入婆
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臣
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
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幣一
金椀七金澡罐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千上

毳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別
設寶牀請法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
意仍遣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衆
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
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請斬首相謝如是
至晚無一人致言戒日王歡喜罷會還宮諸
王諸僧各歸所止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
自宮明旦復來迎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
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爲謀害王知宣
令曰邪黨亂真其來自久埋隱正教誤惑衆

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偽支那法師者神宇冲
曠解行淵深爲拔羣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
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慙悔謀爲不軌翻
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
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辭救
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無人
發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
令無量人返邪入正棄小歸大戒日王益增
崇重施法師金錢一萬銀錢三萬上氎衣一
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法師一皆不受

王命侍臣莊嚴一大象施幢請法師乘令貴
臣陪衛巡衆告唱表義立無屈西國法凡論
得勝如此法師讓不行王曰古來法爾事不
可違乃將法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師立
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無敢論者普
宜知之諸衆歡喜爲法師競立義名大乘衆
曰摩訶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號曰
木叉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花禮敬而去
自是德音彌遠矣王行宮西有一伽藍王所
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每放光

明音迦濕彌羅國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
解散有一苾芻遠遊印度其後覩貨邏國雪
山下王念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爲商旅率
三千勇士多賣珍寶僞言獻奉其王素貪聞
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稟質雄猛威肅
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覩便
驚懾顛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其
羣臣曰我雪山下王念爾諸奴毀壞佛法故
來罰汝然則過在一入非關汝輩各宜自安
唯扇惑其王首爲惡者逐之他國餘無所問

既殲醜孽建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
投印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羣象
鳴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藏避象乃吸水灌
樹以牙排掘須臾樹倒象以鼻卷苾芻置背
上負載而去至一大林中有病象患瘡而卧
象引比丘手觸其苦處見瘡有竹刺爲拔刺
引去膿血裂衣爲裹象得漸安明日諸象競
求果味奉施苾芻苾芻食已有一象將金函
授於病者病象得已授與苾芻苾芻得已諸
象載送出林到舊處置於地跪拜而去苾芻

開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戒日王聞迦濕
彌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看禮拜諸眾恪惜
不聽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懼戒日之威處
處掘覓得已將呈戒日見之深生敬重倚恃
強力遂奪歸供養即此牙也九之一散會後王以所
鑄金像衣錢等付囑伽藍令僧守護法師先
以辭那爛陀諸德及取經像訖罷論竟至十
九日辭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為天下
主三十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往因不相續
以故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

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
孤獨為七十五日無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
作第六會師何不暫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
為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
恪珍財玄裝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
喜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
場苑伽河在北閭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
流至此國而會其二河合處西有大墀周圍
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
施因號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勝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勅於墀上
建施場豎蘆爲籬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數十
間安貯衆寶皆金銀眞珠紅玻璃瓊寶帝青珠
大青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
衣斑氎衣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
庫前更造長屋百餘行似此京邑肆行一一
長衣可坐千餘人先是王勅告五印度沙門
外道尼乾貧窮孤獨集施場受施有因法師
由女城會不歸便往施所者十八國王亦便
遂三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餘萬人戒

執五

十一

日王營苑伽河北岸南印度王杜魯婆跋吒
營合河西鳩摩羅王營閻牟那河南花林側
諸受施人營跋吒王西辰旦其戒日王與鳩
摩羅王乘船罩跋吒王從象軍各整儀衛集
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於施
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作
樂散花至日晚歸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
及衣半於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
天第四日施僧萬餘人百行俱坐人施金錢
百文珠一枚氎衣一具及飲食香花供養訖

執五

十二

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二十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道十日方遍第七番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象馬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環臂釧寶鬘頸珠髻中明珠總施無復子遺一切盡已從其妹索麤弊衣著禮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此積集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願某生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

二莊嚴會訖諸王各將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師闡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鳩摩羅王慙懃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爲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露梗槩不能委具爲此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無眼若留玄奘則令彼無量行人失知法之利無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九五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十二之二高昌其王明睿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北路而去王曰師須幾許資糧法師報無所須王曰何得爾於是命施金錢等物

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曷刺釐帔即麤毛下細者所作也擬在塗防雨於是告别王及諸衆相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噎各不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鞍乘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萬供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跋吒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來送別其慇懃如是仍遣達官四人名摩訶怛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書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九五

經諸國令發乘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
伽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賞彌國城
南劬師羅長者施佛園處禮聖跡訖復與烏
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日歷數國重禮天梯
聖跡復西北行三踰繕那至毗羅那拏國都
城停兩月日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講
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來迎接甚歡法師至
又開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兩月訖辭歸復
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數國至閻蘭達國即北
印度王都復停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西行

九五

十三之二

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百餘僧皆北
人賣經像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二十餘日
山澗中行其處多賊法師恐相劫掠常遣一
僧預前行若逢賊時教說遠來求法今所賣
持並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無起異心法師
率徒侶後進時亦屢逢然卒無害如是二十
餘日行至咀又尸羅國重禮月光王捨千頭
處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即迦濕彌羅國其王
遣使迎請法師為象行輜重不果去停七日
又西北行三日至信渡大河河廣五六里經

像及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象涉渡時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花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舫數將覆没守經者惶懼墮水衆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三十三之一先在烏鐸迦漢茶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差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不將印度花果種來答曰將來王曰鼓浪傾船事由於此自昔已來欲將花種渡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十餘日為失經本更遣人往烏長

那國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濕彌王聞法師漸近亦忘遠躬來參拜累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婆國境王遣太子先去勅都人及衆僧莊辦幢幡出城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道俗數千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訖前後圍遶十三之二讚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時王亦為七十五日無遮大施此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拏國禮聖跡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吒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國薩

儻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爲七日
大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一踰繕那至瞿盧
薩謗城與王別北行王遣一大臣將百餘人
送法師度雪山負芻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
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峯參差多狀或平或聳
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爲備叙自是不得乘
馬策杖而前復經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
可百餘家養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
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駝引路其地多雪
澗凌溪若不憑鄉人引導交恐淪墜至明盡

統五

十四之二

統五

十四之二

日方渡凌嶮時唯七僧并顧人等有二十餘
象一頭騾十頭馬四疋明日到嶺底尋盤道
復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
高雖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
頂而寒風淒凜徒侶之中無能正立者又山
無卉木唯積石攢峯岌岌然如林笋矣其處
旣山高風急鳥將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
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瞻部
洲中嶺岳之高亦無過此者法師從西北下
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經五六日下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覩貨羅之故地伽藍
 三所僧徒數十習大衆部法有一宰堵波無
 憂王建也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
 里至闕悉多國亦覩貨羅之故地從此西北
 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括國居縛芻河側即覩
 貨羅泉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葉護可汗孫
 王覩貨羅自稱葉護至衙停一月葉護遣衛
 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菅健國其傍又有阿
 利尼國曷羅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皆
 覩貨羅故地也自菅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

里至呬摩怛羅國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
 突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
 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
 喪亡除去一岐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棄自
 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創那國亦覩貨羅
 故地也為寒雪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
 二百餘里至佉薄健國又東南履危躡嶮行
 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
 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護密也國在兩山
 間臨縛芻河出善馬形小而健俗無禮義性

暴形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
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所立
伽藍中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雜寶莊瑩自
然住空當於佛頂人有禮旋蓋亦隨轉人停
蓋止莫測其靈寺立因緣廣如別傳從此國大山北至
尸棄尼國又越達摩悉鐵帝國至商彌國從
此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川東西
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又當葱嶺
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止以其地寒烈卉木
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蕭條無復人跡中有大

池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瞻部洲中
地勢高隆瞻之滂沱目所不能極水族之類
千品萬種喧聲交聒若百工之肆焉復有諸
鳥形高丈餘鳥卵如甕舊稱條支巨殼或當
此也池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
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水亦皆
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沙國西界與徒
多河合而東流赴海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
南山外有鉢露羅國金銀金色如火又此池
南北與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雲

瓶五

十六之一

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陀國城依峻嶺北背徙
 多河其河東入海塩澤潛流地下出積石山
 爲此國河源也其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
 所自云本是脂那提婆瞿怛羅此言漢日天種王故
 宮有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叉始羅
 國人也神悟英秀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亦
 爾遊戲衆法雅閑著述凡製論數十部並盛
 宣行即經部本師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
 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壽號爲四日能照有情
 之惑童壽聲譽既高先王躬伐其國迎而供

九五

十六之二

養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壁有二石室各
 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坐不動視若羸人
 而竟無傾朽已經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
 停二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羣賊商侶驚
 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與商人漸進
 東下冒寒履嶮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鍛
 國城西二百里有大山峯崿甚峻上有窳堵
 波舊說曰數百年前雷震山崩中有苾芻身
 量枯偉冥目而坐鬚髮毵垂覆肩面有焦
 者見而白王王躬觀禮仕庶傳聞遠近同集

咸申供養積花成積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芻
對曰此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
髮長耳王曰若何警悟令其起也對曰段食
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灌灑使潤霑膝
理然後擊捷槌感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善

說五

十七之二

哉遂依僧語灌乳擊捷槌羅漢舉目而視曰爾
輩何人形披法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曰我
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久入涅槃聞
之愀然重曰釋迦文佛成無上等覺未答曰
已成利物斯周亦從寂滅聞已低眉良久以

手舉髮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

墮地王與大衆收骨起窣堵波即此塔也從

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曰號勒乃稱
其城號也正音

宜云室利訛粟多底
疏勒之言尚訛也又從此東南行五百餘

里渡徙多河踰大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
國南

說五

十七之二

有大山山多龕室印度果人多運神通就之
栖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
穴入滅心定鬚髮漸長諸僧時往為剃又此
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為部者凡有數十從
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此言地乳
即其俗雅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言也俗謂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道諸胡謂沙
 之豁且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說也沙
 磧大半宜穀豐樂出氍毹細氍毹工績絕絀
 又土多白玉鑿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
 好音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
 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
 大乘其王雄智勇武遵愛有德自云毗沙門
 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在怛
 叉始羅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
 此建都久而無子因禱毗沙門天廟廟神額
 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

說五

十八之一

取向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
 力并諸國今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
 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法師入其境至
 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
 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本在迦濕彌羅國
 請來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彌身嬰疹疾臨
 將捨壽索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怛那
 有潛運神足乞而與之沙彌食已歡喜樂生
 其國願力無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
 畧驍雄志思吞攝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迦

說五

十八之二

濕彌王亦簡將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
舉刃我自遣之即往瞿薩怛那王所為說頂
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見便得
宿命智深生愧慙與迦濕彌王結好而罷仍
迎先所供像隨軍還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
王與眾軍盡力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
構精廬招延僧侶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冠
見在極多貴寶觀者歎焉法師停七日于闐
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迎謁後日發引王先
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遣達官來迎離

城四十里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樂香花接
於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
折那此言阿羅漢造也昔此國法教示靈而
羅漢自迦濕彌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
怪其形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止問
曰爾何人獨栖林野曰我如來弟子法爾閑
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義也答曰如來者即
佛陀之德號昔淨飯王太子一切義成愍諸
衆生沉沒苦海無救無歸乃棄七寶千子之

蓋

十九之一

資四洲輪王之位闍林進道六年果成獲金色之身證無師之法灑甘露於鹿苑耀摩尼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真遺像遺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爲人主當法輪之付囑作有識之歸依冥而不聞

說五

十一之二

是何理也王曰某罪累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福既有遺像遺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駕與羣臣詳擇勝地命選匠人問羅漢造立之式因而建焉寺成王重

請曰伽藍已就佛像何在報曰王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臣及士庶等各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自空而來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無極并請羅漢爲衆說法因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爲渡河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乃爲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因修表使高昌小兒逐商伴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馬融該瞻鄭玄

說五

二十一

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晁錯躬濟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求况諸佛利物之玄蹤三藏解纏之妙說敢憚塗遙而無尋慕者也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無顧身命遂

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浩浩陟雪嶺之巍巍鐵門巉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萬餘里雖風俗千別艱危萬重而憑恃天威所至無鯁仍蒙厚禮身不苦辛

甄五

二十之二

心願獲從遂得觀耆闍崛山禮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宇宙之靈竒盡陰陽之化育宣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於于闐爲所將大象溺死經本衆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謁軒陛無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爲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述宣王與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

時間經七八月使還蒙恩勅降使迎勞曰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已勅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迎接法師奉勅已即進發于闐王資餞執五 二十一之一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媯摩城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三丈餘姿狀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疾病隨其苦處以金薄貼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彌

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佛滅度後自彼飛來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後復自移到此因緣如別傳又相傳有記云釋迦法滅像入龍宮從媯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流沙風動沙流地無水草多熱毒鬼魅之患無徑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以為標幟磽确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觀貨邏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闐

使人及駝馬還有勅酬其勞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帝在洛陽官表至知法師漸近勅西京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濱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觀禮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因宿於漕上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三

二十一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音釋

汴蘇故如逆也 沴妖氣也 殲滅也 醜醜也 孽孽也 輜輜也 重重也 湊湊也 沆沆也 鞣鞣也 純純也 絜絜也 瘳瘳也 瘳瘳也 惡惡也 媿媿也 穢穢也 烏烏也 長長也 那那也 屈屈也 浪浪也 擊擊也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卷六

唐沙門惠立本釋彦棕箋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二年

夏六月謝御製經序并答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僕射

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齋經像至乃遣右

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寔雍州司馬李叔慎長

安縣令李乾祐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

其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輿花幡等

擬送經像于弘福人皆欣踊各競莊嚴翌日

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數百件部伍陳列即

以安置法師於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

五十粒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

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三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

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

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

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

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
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
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
言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
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
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
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
十七部因明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
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馬負

說六

二之一

而至其日所司普頒諸寺但有寶帳幢幡供
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旦並集朱雀街擬迎
新至經像於弘福寺於是人增勇銳各競莊
嚴窮諸麗好幡帳幢蓋寶案寶舉寺別將出
分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爐列
後至是並到朱雀街內凡數百事布經像而
行珠珮流音金花散彩預送之儔莫不諠詠
希有忘塵遺累歎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
屆弘福寺門數十里間都人士子內外官僚
列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闐所司恐相騰

說六

二之二

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花無得移動而煙雲讚響處處連合昔如來創降迦毗彌勒初昇觀史龍神供養大眾圍遶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周圍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釋彥悰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來創降迦維慈氏將昇覩史龍神供養天衆奉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茲之盛也壬辰法師謁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已

亥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訖帝曰師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慙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亦不煩爲愧執六但念彼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怪師能達也法師對曰焚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三之一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震葱山之外所以戎夷

君長每見雲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躬而敬之况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朕何敢當也因廣問彼事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跡四佛遺蹤九六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覲疆邑耳聞目覽記憶無遺隨問酬對皆有條理帝大悅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釋道安為神器舉朝遵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惟不愧古

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無忌對曰誠如聖旨臣嘗讀三十國春秋見叙安事實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來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葉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眾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帝曰公言是也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宜修一傳以示未聞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罷道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服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

九六

四之一

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遼濱天下兵馬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命引入朝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是趙國公長孫無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不及帝曰忽忽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指麾之外別更談叙師意如何法師謝曰玄奘遠來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駕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法師對曰陛下東征

九六

四之二

六軍奉衛罰亂國誅賊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無裨助行陣之効虛負塗路費損之慙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奏伏願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帝信納而止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此有少林寺遠離鄗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爲國就彼翻譯伏聽勅旨帝曰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爲穆

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姓無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闌闐非直違觸憲綱亦為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師

執六

五之一

可三五日停憇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自是辭還矣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以申留守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發

使定州啓奏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

執六

五之二

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音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栖玄弘福寺沙門明濬會昌寺沙門辯機

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
靜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巖寺沙門道
卓幽州照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
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總持
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
即京大興善寺沙門玄暮自餘筆受書手所
司供料等並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
文創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
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日了佛地
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揚論等歲暮方訖

五
六

六
之
一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又譯大乘阿毗達磨雜
集論至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秋七月辛
卯法師進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沙門玄奘
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之津梁一乘之
宗誠涅槃之梯蹬但以物機未熟致蘊葱山
之西經胥庭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乎摩
騰入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吳始霑荆楚從是
已來遂得人修解脫之因家樹菩提之業固
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次復嚴顯求經澄什
繼譯雖則玄風日扇而並處偽朝唯玄奘輕

五
六

六
之
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生獨逢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重聖言賜使翻譯比與義學諸僧等專精夙夜無墮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終訖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一十六卷勒成八表繕寫如別謹詣闕奉進玄奘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陛下親降鑾輿開青蓮之目今經論初譯爲聖代新文敢緣前義亦望曲垂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冀沖

言奧旨與日月齊明玉字銀鈎將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載之外瞻仰無絕前又洛陽奉見日勅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乙未又進表曰沙門玄奘言竊尋蟠木幽陵雲官紀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東夷楛矢奉刑措之君固以飛英曩代式徽前典伏惟陛下握紀乘時提衡範物剝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羣生罄足蘆灰堦方輿而補圓蓋耀武經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澤漏泉源化霑蕭葦

執六

七之一

芝房發秀浪井開花樂園馴班巢阿響律浮
紫膏於貝闕霏白雲於玉檢遂苑弱木而池
濛汜圍炎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朔泛滄
津而委贖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開張
掖近接金城秦戍桂林繞通珠浦而已玄奘

說六

七之二

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謐冥心梵境敢符好
事命均朝露力譬秋螽徒以憑假皇靈飄身
進影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譯之外條支巨
穀方驗前聞罽賓孤鸞還稽曩實時移歲積
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岫而泛提河窺鶴林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觀就烏嶺祇園之路髣像猶存王城之基坡陀
尚在尋求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
紀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允之所
踐籍空陳廣表夸父之所陵厲無述土風班
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
前聞雖未極大千之疆頗窮葱外之境皆存
實錄匪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為大唐西域記
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飾以左
言掩博物於晉臣廣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資
識淺短遺漏寔多兼拙於筆語恐無足觀覽

說六

八之一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景申神筆自答書曰省書具悉來意法師夙
標高行早出塵寰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
而闡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
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
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
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又
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勅奘尚
丁酉法師重表曰沙門玄奘言伏奉墨勅猥
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行空疎
謬忝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

統六

八之二

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厲愚誠
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
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
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
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
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
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
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旣分暉於
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
祕響於聾昧金璧竒珍豈輻彩於愚瞽敢緣

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
兩儀而同爨與二曜而俱懸然則就巋嶺微言
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暢豈
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
而已自此方許二十二年春駕幸玉華宮夏
五月甲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六月
庚辰勅追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有使至令
緩進無得勞損既至見於玉華殿甚歡帝曰
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
好能省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

執六

九之二

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
躬不安則率土惶灼伏聞鑿輦至此御膳順
宜凡預含靈孰不蹈舞願陛下永保崇高與
天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不覺為勞
帝以法師學業該瞻儀韻淹深每思逼勸歸
俗致之左右共謀朝政往於洛陽官奉見之
際以親論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
隆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爲六合務廣萬機事
殷兩目不能遍鑒一心難爲獨察是以周憑
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明王

執六

九之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聖主猶仗羣賢況朕寡聞而不寄衆哲者也
意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之素
衣昇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於意何如
法師對曰陛下言六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
獨守寄諸賢哲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臣
得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玄奘謂此言將識
中庸非爲上智若使有臣皆得桀紂豈無臣
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惟陛下上智之君
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況撫運已來天地
休平中外寧晏皆是陛下不荒不姪不麗不

說六

十一

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
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辯二三以明其事陛
下經緯八紘之畧驅駕英豪之才尅定禍亂
之功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
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其義一也敦
本棄末尚仁尚禮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
上皇賦薄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
生俱沐恩波咸遂安樂此又聖心聖化無假
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
域西邁崑丘南盡炎洲北窮玄塞彫蹄鼻飲

說六

十一

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風稽顙屈膝獻珍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義三也獫狁爲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臣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爲被髮之野鄴鄙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兇奴得志殷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毀枝葉根本猶存自後已來無聞良策及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孑遺瀚海燕然之域並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臣則虞夏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

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隋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反陛下暫行將數萬騎摧駢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萬衆用兵御卷六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十一之一無假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四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彰雜沓無量億千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至無假於人乃欲比喻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前王寄功十亂竊爲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願也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甚悅謂法師曰師向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也既欲

北六

十一之二

敷揚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亦當助師弘道釋彥悰箋述曰法師才兼內外臨機酬答其辯洽如是難哉昔道安陳諫符堅之駕不停恒標奮詞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遁之勞豈如法師雅論纔申皇

情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貞以此而言可不煩耳目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螢燭何功帝笑曰不如此夫珍裘非一狐之腋大厦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帝又問法師比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帝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明何義答曰論是彌勒菩薩說明十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答謂五識相應地

北六

十一之一

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
無伺地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
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
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及舉
綱提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向京取瑜
伽論論至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遠非從來
所聞歎謂侍臣曰朕觀佛經譬猶瞻天瞰海
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
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
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之典猶汀溼之池

九六

十二之二

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因勅
所司簡祕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爲九本與
雍洛并充相荆楊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
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時司徒趙國公長
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臣聞佛教沖
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
陛下至道昭明飛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
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叔葉而
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經履危途
而訪道見珍珠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菴

園之始說精文奧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又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食妙法臣等億劫希逢不勝幸甚帝曰此是法師大慈願力又卿等宿福所逢非朕

第六

十三之一

獨所致也帝先許作新經序國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啓方為涖翰少頃而成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自神筆自寫勅貫衆經之首帝居慶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使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

對羣僚宣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致其詞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第六

十三之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
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
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
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
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
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

卷六

十四之一

有之論或俗習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浴時而
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
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
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凌
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塗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

卷六

十四之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
瞻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
曠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
類不能霑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
乎人倫有識敦六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十五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時
法師既奉序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
探曠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
境猶且遠徵犧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

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
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
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
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徃因振錫
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恃天威如咫尺匪乘千
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
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
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
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
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

教六

十三之二

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承梵
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欣荷之極謹奉
表詣闕陳謝以聞帝看表後手報書曰朕才
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
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
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讀循躬省慮彌益
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教六

十六之一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音釋

闔闔 闔徒堅切滿也 闔也 闔見也 歷切 跬 犬葉切
 綴 聯也 切 暮 莫胡切 袞 除夫切 楷 胡苦切 木
 幹 螯 五勞切 蟹 堙 於真切 濛 汜詳里切
 日入 處也 贖 才刃切 會 謚 彌畢切 蝨 職戎切 夸
 苦瓜切 夸 還也 銓 此綠切 睽 居倦切
 父人名 切 猥 烏萌切 銓 次也 睽 顧念也
 鉉 鼎也 切 股 股也 切 絃 戶萌切 九州
 八黃之外 衽 汝鶴切 古弘切 絃 之外有八黃
 有八絃 衽 衣襟也 獫狁 狁切 狁 狁
 也 豐 鄠 鄠手弓切 鄠 合老 銷 丁狄切 單 干
 單市連切 鄠 鄠並切 鄠 地名 銷 矢鋒也 單 干
 干甸奴號也 駐 蹕 切 駐 蹕 遼東地名 倅 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卷七

唐沙門惠立本釋彦棕箋

起二十二年夏六月皇太子製述聖記
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答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天皇大帝居春宮奉

觀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
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
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
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
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
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
之塗炭啓三藏之祕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
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

執七

一之二

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
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
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
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
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蒿華之翠嶺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
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
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寶豈與湯武校其優劣
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
立志夷簡神清齟齬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
情定室匿跡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

執七

二之一

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
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
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
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
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
照古騰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
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畧舉大綱以爲斯

執七

二之二

記法師進啓謝曰玄奘聞七耀摘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而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旣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時降令答法師書曰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等遠臻深以爲愧

釋彥棕箋述曰

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外揄揚未及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爲此也時弘福寺寺主三十一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鑄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棄萬方思報昊天追崇福業使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中大夫守右庶子臣高季輔宣令曰寡人不造咎譴所鍾年在未識慈顏棄背終身之憂貫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忌之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無逮徒思昊天之報罔

孰七

三之二

寄烏鳥之情竊以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孺慕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寺妙選一所奉爲文德聖皇后即營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切利之果副此罔極之懷於是有司詳擇

勝地遂於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放給園窮班倕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櫟樟楫櫨充其林珠玉丹青赭堊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褥器物備皆盈滿天武聖皇帝又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勅春官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羲皇至賸精粹止於龜文軒后通幽雅與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之源

孰七

四之一

徵綠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
史振薰風于八埏德洽生靈激堯波于萬代
伏惟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
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匪文思之
所窺綜般若於綸言豈繫象之能擬由是教
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泱寰中皆踐四禪
之軌遂使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期百億須
彌入提封而作鎮尼連德水邇帝里之滄池
舍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
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不闡所謂大權御極

導法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
均具相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
矣爰自開闡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
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宵晉后翹誠降修多
於白馬有同蠡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
寧窮七曜之隙泊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
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襲
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說之偈必
萃清臺視吼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灑茲甘露
晉潤芽莖垂此慧雲遍霑翺走豈非歸依之

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大菩薩藏經者大覺
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無生菩薩受
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資四無量心
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者焉
貞觀中年身毒歸化越熱坂而頒朔跨懸度
以輸琛文軌既同道路無壅沙門玄奘振錫
尋真出自玉關長驅柰苑至于天竺力士生
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詔翻譯於是畢功
余以問安之暇澄心妙法之寶奉述天旨微
表贊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自是帝旣情信

日隆平章法義福田功德無輟於口與法師
無暫相離勅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換易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衲袈裟一領價
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線出入所從帝
庫內多有前代諸衲咸無好者故自教後宮
造此將為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
將隨逐往十一年駕幸洛陽宮時蘇州道恭
法師常州憲宣法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為
朝野所稱帝召之旣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
各披一衲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旣

來謁龍顏故取披服帝哂其不工取衲令示
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曰

福田資象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作縷還用
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相氤氳獨有離離
葉恒向稻畦分

宣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意欲
之帝並不與各施絹五十疋即此衲也儔其
麗絕豈常人所服用唯法師盛德當之矣時
并賜法師剃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
伏奉勅賜衲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存臻

寵靈隆赫恭對惶悚如履春冰玄奘幸遭邕
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業無紀四恩靡答
謬迴天睠濫叨雲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
慧之刀銛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
以斷塵勞之網起餘譏於彼已懼空踈於冒
榮慚慙屏營趨承俯俛鞠心跼躄精爽飛越
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謝聞塵黷聖鑒伏深
戰慄帝少勞兵事纂曆之後又心存兆庶及
遼東征罰柳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不如
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留心八正牆

聖五乘遂將加平復

帝因問曰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爲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爲最帝甚歡秋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躬履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萬八

千五百餘人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侶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子所以重正言也帝又問金剛般若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諱功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珍寶所及加以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具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爲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

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
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二頌
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所翻舍衛國
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少可帝曰師既有梵
本可更委翻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
不必須飾文而非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剛
般若委依梵本奏之帝甚悅冬十月車駕還
京法師亦從還先是勅所同於北闕紫微殿
西別營一所號弘法院既到居之晝則帝留
談說夜乃還院翻經更譯無性菩薩所釋攝

大乘論十卷世親所釋攝大乘論十卷緣起
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皇太子
又宣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功輪奐將成僧
徒尚闕伏奉勅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
同奉神居降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
恩寺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礎
銅沓金環花鋪並加殊麗令法師移就翻譯
仍綱維寺任法師既奉令旨令充上座進啓
讓曰沙門玄奘啓伏奉令旨以玄奘爲慈恩
寺上座恭聞嘉命心靈靡措屏營累息增深

戰悚玄奘學藝無紀行業空踈敢誓方期光
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獲經論奉勅翻譯
誠冀法流漸潤克滋鼎祚聖教紹宗光華史
冊玄奘昔冒危塗久嬰痾疹驚寒力弊恐不
卒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命知僧務更貽重
譴魚鳥易性飛十七沉失路伏惟皇太子殿下仁
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樹之悲結寒泉之痛
式建伽藍將弘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
非其器必有躡仆伏願睿情遠鑒照弘法之
福因慈造曲垂察愚誠之忠款則法僧無晦

老之咎魚鳥得飛沉之趣不任誠懇之至謹
奉啓陳情伏用慙惶追增悚悸十二月戊辰
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樂萬年令
宋行質長安令裴方產各率縣內音聲及諸
寺幢帳並使務極莊嚴旦集安福門街迎像
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通衢其錦綵
軒檻魚龍幢戲凡一千五百餘乘帳蓋三百
餘事先是內出繡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
兩軀金縷綾羅播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
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

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於像前兩
邊各麗大車車上豎長竿懸幡幡後布師子
神王等為前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
德次京城僧眾執持香花唄讚隨後次文武
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太常九部樂挾兩
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鐘鼓訇磕續紛
眩日浮空震耀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
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
兵千餘人充手力勅遣御史大夫李乾祐為
大使與武侯相知檢校帝將皇太子後宮等

於安福門樓執香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
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勅趙公英公中書
褚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
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未
皇太子與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寺南列
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僚陪從禮佛已
引五十大德相見陳造寺所為意發言嗵
酸感旁人侍臣及僧無不哽泣觀蒸蒸之情
亦今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行
成宣恩宥降京城見禁囚徒然後剃髮觀齋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及賜三公已下束帛訖屏人下閣禮佛與妃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言詩貼於戶曰停軒觀福殿遊目眺皇畿法輪舍日轉花蓋接雲飛翠煙香綺閣丹霞光寶衣旛虹遙合彩定水迥分暉蕭然登十地自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隆遠近已來未曾有也其日勅追法師還北闕三十三年夏四月駕幸翠微宮皇太子及法師並陪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

故迹皆引經酬對帝深信納數攘袂歎曰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帝發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無減平昔至五月己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曰永徽萬方號慟如喪考妣法師還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遇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

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每日齋
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
來決疑請義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
復有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
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止日夕
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
皆酬答處分無遺漏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
綽然無所擁滯猶與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
諸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
劇談竟無疲息其精敏強力過人若斯復數

有諸王卿相來過禮懺逢迎誘導並皆發心
莫不捨其驕華肅敬稱歎二年春正月壬寅
瀛州刺史賈敦頤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
史杜正倫恒州刺史蕭銳因朝集在京公事
之暇相命叅法師請受菩薩戒法師即授之
并為廣說菩薩行法勸其事君盡忠臨下慈
愛羣公歡喜辭去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叅
法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如來
受純陀之供法無所求淨名遂善德之請皆
為顯至理之常恒示凡聖之無二又是因緣

以接物假相而弘道爲之者表重法之誠受
之者爲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滌於
名利者哉仰惟宿植德本非於三四五佛深
達法相善識十二部經獨悟真宗遠尋聖迹
遊崛山之淨土浴恒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
善知識收至文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
之前津梁庶品不皦不昧等施一切無先無
後願等識蔽二空業淪三界猶蠶絲之自纏
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生信隨緣悟解頂
禮歸依受持四句隱身而爲宴坐厭苦而求

常樂而遠滯無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
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去取義涉有無不
能即入邪而入入正行非道而通佛道譬涉
海而無津猶面牆而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參
奉曲蒙接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
無上道心一念破於無邊四心盡於來際菩
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足爲喻始知
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槃之際不殊生死行
於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爲無得忽以
小機預聞大教頂受尋思無量歡喜然夫檀

義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居其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無心仰照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聞法捐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輒敢庶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與

卷七

十二

使夫墜露溱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集岳與須彌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幸甚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書諸無所具賈敷願等和南其為朝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將

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國之崇其為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附表聞奏勅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所營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甄造亦不願師辛苦今已勅大內東宮掖庭等七宮亡八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甄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有五級并相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

面有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畧曰玄奘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像教儻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出家自覩靈相幼知來慕法耳屬遺筌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歷尊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競執多滯二諦之宗黨同嫉異致乖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

七

十三

所歸是以面驚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萬死之地經是聖迹之處備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一所悲見於所未見遇一字慶聞於所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誠遂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詔許翻譯先皇道跨金輪聲震五鼓紹隆像季允膺付囑又降發神衷親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為述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渙汗垂七曜之文鏗鉉韻九成之奏自東都

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所天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魏我永劫願千佛同觀氤氳聖迹與二儀齊固時

三藏親負簣畚擔運甃石首尾二周功業斯畢夏五月乙卯中印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書於法師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四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所共宗慧天

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日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詆訶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伏自別之後欽佇不忘乃使同寺沙門法長將書

并賚讚頌及毘卷七兩端揄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眾所共圍遶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又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今造佛大神

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
將往此無量多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
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
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怪其少願領被
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叉阿遮利耶
願知其為遠賢所慕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
辭還又索報書法師答并信物其書寫文錄
奏然後將付使人其詞曰大唐國苾芻玄奘
謹修書中印度摩揭陀國三藏智光法師座
前自一辭違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微莫聞

思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問并
承起居康豫豁然目朗若覩尊顏踊躍之懷
筆墨難述節候漸暖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
使還承正法藏大法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
已矣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奪之
痛何期速歟卷七惟正法藏植慶景晨樹功長劫
故得挺沖和之茂質標懿傑之宏才嗣德聖
天繼輝龍猛重然智炬再立法幢撲突火於
邪山寨洪流於倒海策疲徒於寶所示迷衆
於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也又

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莫不韞綜
曾懷貫練心腑文盤節而克暢理隱昧而必
彰故使內外歸依爲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
善誘曉夜不疲循鐫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
因問道得預叅承并荷指誨雖曰庸愚頗亦
蓬依麻直及辭還本邑囑累尤深殷勤之言
今猶在耳冀保安眉壽式讚玄風豈謂一朝
奄歸萬古追惟永往彌不可任伏惟法師夙
承雅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
奈何有爲法爾當可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

潛暉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化邈多闡其嘉
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
辯共四海而恒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
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
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周今年必了
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寧以輪王
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
今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鄰邦亦俱遵習
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雍雍穆穆亦不
異室羅筏普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又前渡

信渡河失經一馱今錄名如後有信請為附
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
嫌鮮薄玄奘和南又答慧天法師書曰大唐
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寺三藏慧天
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仰惟深音寄不通莫
慰傾渴彼苾芻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
欣悅又領細白氎兩端讚頌一夾來意既厚
寡德愧以無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知信
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栖慮九部之
經建正法幢引歸宗之容擊克勝鼓挫鏖腹

之賓頡頏王侯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
適也玄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
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女城會
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徒衆定其深淺
此立大乘之旨彼豎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
氣不無高下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輒生
凌觸罷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
寄申謝悔何懷回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
堅操遠阿耨遶水無以比其波瀾淨末尼珠
不足方其皦潔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勛良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卷八

唐沙門惠立本釋唐宗箋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慶

元年春三月百官謝示御製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

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論比二論各一

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譯察僧伍競造

文疏時譯經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

才才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立

破義圖序曰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

大哉至哉變通文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外
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窮陰陽而
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
先更弘二智之教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
冥真俗而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
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羣生而自在自覺覺人
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震而電耀化
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觀其應跡若有去來
察此真常本無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
應天柞明德無遠不臻是以萌蒂疇昔神光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歎於茲日伏
惟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而臨四有握璿
極而撫萬方耀慧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
西越流沙遂荒妙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
喜之都振聲教於無邊通車書於有頂遂使
百億須彌既咸頒於望秩三千法界亦共沐
於皇風故今五方印度改荒服於粟街十八
韋陀譯梵文於秘府乃有三藏玄奘法師者
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慧夙成該覽宏瞻德
業純粹律禁翹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

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
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驗真文
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為畢竟之宗者乎
幸逢二儀交泰四海無塵遂得拂衣玄漠振
錫蔥嶺不由味於蒟醬直路夷通豈藉佩於
杜衡遙途近易於是窮源河於西域涉恒水
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鶴樹所歷
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向七百部並傳以
藩駟聿歸上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
因明論者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

也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研機
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而理弘實
文微而義顯學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
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
翻譯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
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精習羣經多所通
悟皆蒙別勅追赴法筵遂得函丈請益執卷
承旨三藏既善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
是以各錄所聞爲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
通無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師者乃

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於嵩岳嘗枉步
於山門既筮仕於上京猶曲睦於窮巷自蒙
修攝三十餘年切恒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
節操精潔戒行冰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乃
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開遮折之
但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言戲之間是非鋒
起師乃從容謂才曰擅越復研味於六經探
賸於百氏推陰陽之德伏察律呂之忽微又
聞生平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不窺
象戲試造句日復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

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手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通之可謂內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未之前聞恥於被試不知為復強加披閱於是依極成而探義深憑比量而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識宗趣後復借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以諸法師等雖

復序致泉富文理會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盾義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豐發蕭牆故容外侮闚測然佛以一音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不為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為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下卷號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即是論之本文朱書注者以存師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創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

理隱伏稍難見者仍畫爲義圖共相比校仍更別撰一方丈大圖獨存才之近注論既外無人解無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無再請尚曰傳燈聞一知十方稱殆庶况乎生平不見率爾輒事含毫今既不由師資卷八注解能無紕紊竊聞雪山夜叉說生滅法丘井野獸歎未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

弘之者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之三藏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惠立開而愍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廓寥類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無生其猶昧况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彰同異者無乃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瑤璋操逾

松杞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總三藏於曾
懷包四舍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
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鏡者之所
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
論難之指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
要妙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奉
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
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
鑿誹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褊心媒銜公卿
之前囂喧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倦神勞頗

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
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崐
閭之非難蛛蝨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
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
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尼父
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稱元禮模楷
之譽亦未聞誇競自媒而獲摺紳之推仰也
云立致書其事遂寢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
柳宣聞其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檄譯經僧
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楫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土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 假歿雙樹 微言既
暢 至理亦弘 刹土蒙攝受之恩 懷生需昭蘇
之惠 自佛樹西 蔭塔影東 臨漢魏寔為濫觴

符姚盛其風彩 自是名僧間出 賢達連鑣 慧
日長懸法輪 恒馭開鑿之功 始自騰顯弘闡
之力 仍資什安 別有單開遠適 羅浮圖澄近
現 趙魏粗言圭角 未可縷陳 莫不談空有於
一乘論 苦集於四諦 假銓明有終 未離於有
為息言 明道方契 證於凝寂 猶執玄以求玄
是玄非玄 理因玄以忘玄 或是玄義 雖冥會
幽途 事理絕於言象 然攝生歸寂 終藉筌蹄
亦既立言 是非鋒起 如彼戰爭 干戈競發 負
者屏氣 勝者先鳴 故尚降魔制諸外道 自非

卷八

六

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華喧張我等取辱
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建立法幢祇植法
鼓旗鼓旣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旣轉能威不
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闡弘三寶
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
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詞辯
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
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
必求猶波喻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
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

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是採石
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瀉瓶皆
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
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
以實慧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然皎
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禪天師
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為
金山雞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
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
千正法旣萎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

侵將俚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
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
彼邦迦羅寶階仍驗虛實至於歷覽王舍擅
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
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彼師
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
而為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釋多羅亦剖
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無深
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
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

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
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礙
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同觸
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
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
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
壺與白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
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為煩
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
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

手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庚子譯
經僧明濬答柳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
曰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遵可仰寔引迷生

卷八

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四句爭名飾非濫是抑重爲輕
照日氷散投珠水清顯無上德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申悱悱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矚歸敬之詞覽其雄文
煥乎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
夫愛海滔天邪山繫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
已恃慢結者沉淪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翦
奮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伏以忘歸如來以
本願大悲亡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
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
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肖形於八正指
因示果返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得而
言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雙林寢迹

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盛
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蕤慧炬於前
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
高論摧邪安禪肅物緝頽網者接武繼絕紐
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卷八聯華靡替
可畧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
體一味瓶寫以瞻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
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
影相弔振衣擎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
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

州揚真殄謬遺詮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
彌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
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
無求之無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道之
相則累遺未易洎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
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法
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
詮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所能觀縷法師凝
神役智詳本正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祕希
聲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

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服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邇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而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戈獵開墳之典鈎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振風颺於辯囿掃光華於翰林驥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象戲立試即成實

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既而翱翔羣畧綽有餘功而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誼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為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恒非不為非所非以

茲貶失致或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
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
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留
依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一極成謬
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
上下誤字音於平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
城為滅城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
之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復
廣援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
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

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
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
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是一呂
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
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像元資十一一氣終成
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
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若
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
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

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振旣不正枝葉
自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
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
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
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
洪鑪非拘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
令李君者靈府沉秘襟期邈遠專精九數綜
涉六爻博考墳圖瞻觀雲物鄙衛宏之失度
陋禪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旣屬呂
公餘論復致問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

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
約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天
師妙道幸以再思且寇氏天師崔君特薦共
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渾蓋已自
濫金鑰耳惟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
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証証焉擢勁節以
干雲浚清潤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摺
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
推其准的法度皆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

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惟名與實盡
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護之心實
惟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能投刺舍膠
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鄰幾豈能激
揚情濁濟俗匡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者
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
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
德並是貫達五乘墻仞罕窺詞峯難仰既屬
商羊鼓舞而霈澤必需疾雷迅發恐無暇掩
耳僉議古人曰一技可以戢羽何繁乎鄧林

卷八

十二

潢滂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悞垂
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
義或可觀顧已庸踈彌增悚慙指述還答餘
無所申釋明濬白癸卯宣得書又激呂奉御
因奏其事勅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
藏與呂公對定呂公詞屈謝而退焉顯慶元
年春正月景寅皇太子忠自以非嫡不敢久
處元良乃慕太伯之規陳表累讓大帝從之
封忠為梁王賜物一萬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月冊代王治為皇太子戊子就大慈恩寺為

皇太子設五千僧齋人施布帛三段勅遣朝
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
府因叅法師遂問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
更有何事可以光揚又不知古來翻譯儀式
如何法師報曰法藏卷八沖奧通演實難然則內
闈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十三屬在帝王所以
泛海之舟能馳千里依松之葛遂得萬尋附
託勝緣方能廣益今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
陳符姚已來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臣贊助
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郎趙政執

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姚王及安城侯姚
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
及製經序齊梁周隋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
那譯經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
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瑗等監閱詳緝今
獨無此又慈恩寺聖上為文德聖皇后營建
壯麗輪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為致言則斯美可
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遂為法師陳奏
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兼檢校

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安縣開國公崔
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
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
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
南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
男許敬宗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
派陰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校
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書侍郎杜
正倫等時為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
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罷朝後勅遣內給

事王君德來報法師云師須文人助翻經者
已處分子志寧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修不
知稱師意不且今相報法師既奉綸旨允慰
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覺淚流襟袖翌日法
師自率徒眾等詣朝堂奉表陳謝表文失二
月有尼寶乘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姨好隋襄
州總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
擅椒閭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虧家訓妙通
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從其受學嗣位之
後以師傅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

人情慕出家帝從其志為禁中別造鶴林寺而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其月十日勅迎法師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又勅莊校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間飄飄然猶給園之衆適玉城矣既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為寶乘等五十餘

人受戒唯法師一人為闍梨諸德為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巧工吳智敏圖十師形留之供養其鶴林側先有德業寺尼衆數百人又奏請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寺事訖辭還卷八嚬施隆重勅遣內給事王君德將手力執花蓋引送衢路觀者極生善矣鶴林後改為隆國寺焉無幾御製碑文成勅遣太尉長孫無忌以碑宣示羣公其詞曰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象

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況乎法門沖寂現
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
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惟王宮發迹蓮
抽超步之花神詔騰光樹曲空低之榦演德
音於鹿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羣生興
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
上哲欽風魂沉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
而辭炎輪昇慧日皎重昏而歸晝朕遯覽細
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其唯釋教敷文德
皇太后憑柯瓊樹疏派泉源德照陰山道光

媯納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
微猷於萬古遽而陰精掩月永載貞輝坤維
絕紐長淪茂迹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岵而何
追昔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二失朕
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葺創茲金
地却背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
仞之峯蓮左面八川水皎地而分鏡右鄰九
達羽飛蓋而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
勝地示其雕軒架迥綺閣陵虛丹空曉烏煥
日宮而泛彩素天初兔鑿月殿而澄輝薰徑

秋蘭踈庭佩紫芳巖冬桂密戶叢丹燈皎繁
華焰轉煙心之鶴幡標迥刹彩縈天外之虹
飛陞參差含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罽宿
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汎漠煙之翠鳴珮
與宵鍾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
宮速慙輪奐闋風仙闕遙愧雕華而已哉有
玄奘法師者寔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
清風之肅長松緜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漢
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寂懷真之誠發
乎齟亂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秀千齡

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移今悲
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乃投迹異域
廣滄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滔
天巨海侵驚浪而羈遊巨地嚴霜犯溘氛而
獨逝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低輪肌
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暫雙遠邁
危峯形臨朝而永隻研窮智境探贖至真心
罄玄津研幾祕術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
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斷之教寶偈
西徙補已缺之文于時瞻彼靈基栖心此地

弘宣與旨葉方翠於祇林遠闢幽關波再清
於定水朕所以虔誠八正肅志雙林將延景
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逍遙六度神遊丹
闕之前偃息四禪魂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
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
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於桑田地是勢非淪
高岸爲幽谷於是敬刊貞石式旌貞境其銘
曰三光照象萬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虛盈
淳風久謝澆俗潛生愛波滔識業霧昏情猗
歟詞御迦維騰迹妙道乘幽玄源控寂鷲峯

遐峙龍宮廣闢慧日舒光慈雲吐液瞻言聖
教載想德音義微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沉悲纏奩鏡哀
深棟宇濯龍潛潤椒風韜緒霜露朝侵風枝
夕舉雲車一駕悠哉萬古乃興輪奐寔構雕
華紫棟留月紅梁藻霞雲窻散葉風沼翻花
蓋低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虛沖孤
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雪嶺冷風智燈
再朗真筌重宗四運流速六龍馳鷲巨夜銷
氣函關啓曙茂德微範微塵表譽勒美彼文

逐年永著三月庚申羣公等奉聖製咸詣朝
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華觀河宗之奇寶處
開祕篆聆雲英之麗曲包萬葉之鴻規籠千
祀之殊觀相趨慶抃真知所限竊以慧日西
照朗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徙洽凍芟而挺秀

無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歸歷代迄茲咸
崇斯典伏惟陛下垂衣截海作鏡中區錫類
之道彌光出要之津尤重開給園於勝境延
稱首以閑居地窮輪奐人標龍象重茲濬發
冲旨爰製豐碑妙思難涯玄襟獨王義超繫

表理邃環中臣等夙敬真宗幸窺天藻以坳
堂之量揣靈鰲之浚壑蟬蛸之情議仙驥之
遐壽式歌且舞咸誦在心循覽周遑不勝欣
躍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卷八

十八

音釋

蒂都計切 根蒂也 東漸將廉切 流入也 蒟莠果羽切 木名蜀以
為醬附子亮 漸漸將廉切 流入也 晰之列切 明也 隤木名蜀以
切與醬同 馬音日驛 晰之列切 明也 隤木名蜀以
也 豐許觀切 隙也 鄒古外切 國名 紕紕匹夷切 文運
亂也 閼力宕切 仙苑也 諤五各切 直言也 斐芳肥切 往來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奄九

唐沙門 惠立本 釋 并 惊 筮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成終二

年十一月法師謝勅問病表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御製大慈恩寺碑文

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使送碑文與法師

鴻臚寺又有符下寺甲子法師率寺眾詣闕

陳謝曰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勅旨

親紆聖筆為大慈恩寺所製碑文已成睿澤

傍臨宸詞曲照玄門益峻梵侶增祭躅厚地

而懷慙負層穹而寡力玄奘闡造化之功既
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
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
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
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政以摘章詮
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
日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為盛矣伏惟皇帝陛
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
道包將聖功茂迺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
於天至始悲奩鏡即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

文律若乃天華穎發睿藻波騰吞筆海而孕
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覈六經
奧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迹託寶思
而彌高柰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
夢境昭晰迷塗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
矣玄奘言行無取猥預緇徒亟叨恩顧每謂
多幸重忝曲成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慙且
躍實用交懷無任竦戴之誠謹詣朝堂奉表
陳謝乙丑法師又惟主上文明天縱聖而多
能非直文麗魏君亦乃書道漢主法師以見

碑是聖文其書亦望神筆詣闕請皇帝自書
表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應物垂象神用溥
該隨時設教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
經天之運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皇
帝陛下智周萬物仁霑三界既隆景化復闡
玄風鄙姬穆之好道空賞瑤池之詠茂漢明
之崇法徒開白馬之詞遂乃俯降天文遠揚
幽旨用彫豐琬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
五緯之攜曜敷至懷而感俗弘大誓以匡時
豈獨幽贊真如顯揚玄贖者也雖玉藻斯暢

翠版將刊而銀鈎未書丹字猶韞然則夔樂
已奠匪里曲之堪預龍卿既畫何燭火之能
明非夫牙曠撫律義和總馭焉得揚法鼓之
大音裨慧日之沖彩敢緣斯義冒用干祈伏
乞成茲具美勒以神筆庶凌雲之妙邁迹前
王垂露之奇騰芬後聖金聲玉振即悟羣迷
鳳翥龍蟠將開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需
莫大之恩實亦聿贊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
玄奘稟識愚淺謬齒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
行猥辱紫宸詞過褒美雖驚惕之甚措顏無

地而慊懇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黷更懷水
火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請曰昨日蒙睿
天藻喜戴不勝未允神翰翹丹尚擁竊以攀
榮奇樹必含笑而芬芳跪寶玉岑亦舒溼而
貽彩伏惟陛下提衡執粹垂拱太寧睿思綺
毫俯凝多藝鴻範光於洛浦草聖茂於臨池
玄奘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冒希後澤佇
桂影於銀鈎豈直含璧相循聯輝是仰亦恐
非天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麗則可以攄希
微之軌馳魂泥首非所散望不勝積慊昧死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陳請表奏帝方運神筆法師既蒙帝許不勝
慶抃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勅旨許降宸
筆自勒御製大慈恩寺碑文璽誥爰臻綸慈
猥集祇荷慙惕罔知攸措玄奘聞強弩在殼
磨鼠不足動其機鴻鐘匿音纖莛無以發其
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門雨潤雲蒸
乃昭感於玄寺是所願也豈所圖焉伏惟陛
下履翼乘樞握袞纘運追軒邁項孕夏吞殷
演衆妙以陶時總多能而景俗九域之內既
沐仁風四天之表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

非至聖無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
敷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祈
即迴宸睇英詞曲被已超希代之珍祕迹行
開將踰絕價之寶凡在羣品靡弗欣戴然彼
梵徒倍增慶躍夢鈞天之廣樂匹此非竒得
輪王之髻珠疇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樹
福庭蠢彼迷生方開耳目感手法炬傳諸未
來使夫瞻寶宇而跂銀鈎發菩提於此日諷
通文而探曠悟般若於斯地劫成窮芥昭昭
之美恒存遷海環桑藹藹之風無朽玄奘出

自凡品夙慙行業既蒙落飾思闡玄猷往涉
迦維本憑皇化迨茲翻譯復承朝奠而貞觀
之際濫沐洪慈未微已來更叨殊遇二主神
筆猥賜褒揚兩朝聖藻亟垂榮飾顧循愚劣
實懷兢懼輸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
壑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纖塵之可謝
准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寶景祚於園寢助
隆基於七百不任竦戴之至謹附內給事臣
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
夏四月八日帝書碑并匠鑄訖將欲往寺法

查九

四

師慙荷聖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衆
及京城僧尼各營幢蓋寶帳旛花共至芳林
門迎勅又遣太常九部樂長安萬年二縣音
聲共送幢最早者上出雲霓旛極短者猶摩
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千餘乘至七日曛
集城西安福門街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勅
遣且停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勅
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引發幢旛等次
第陳列從芳林門至慈恩寺三十里間爛然
盈滿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觀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者百餘萬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眾詣朝堂陳謝碑至寺表曰沙門玄奘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勅旨送御書大慈恩寺碑并設九部樂供養堯日分照先增慧炬之暉卷九舜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五豐碣巖峙天文景燭狀彩露之映靈山疑縹宿之臨仙嶠凡在緇素電激雲奔瞻奉驚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繫觀鳥製法泣麟敷典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

範隨時立訓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六響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睿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鈎絢迹探龍宮而架三玄軼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而騁思滌秋露以標竒弘一乘之妙理讚六度之幽蹟化總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苑微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彌尊固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祇訓波旬革慮偃邪山而徇道豈止塵門之士始悟迷方滯夢之賓行超苦

際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
至如漢明通感尚咨謀於傅毅吳主歸宗猶
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無足稱者隨緣化物
獨推昭運為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
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方永玄奘等謬
忝朝恩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揚三
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顧非貞懇虛
蒙獎導仰層曼而荷澤俯浚谷以懷慙無任
竦戴之誠謹詣闕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
殿前東南角別造碑屋安之其舍複拱重櫺

雲相綺棟金花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盤一
同靈塔帝善楷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仁
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
觀者日數千人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模打許
之自結繩息用文字代興二篆形殊楷草勢
異懸針垂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八分行狎
古人互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元稱善史
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闕於三體三仲妙於
八分劉劭張弘發譽於飛白伯英子玉流名
於草聖唯中郎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也

故韋文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天鋒秀拔顏鬱道健該古賢之衆體盡先哲之多能爲豪翰之陽春文字之寡和者信歸之於我皇矣法師少因聽習及往西方步凌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即封心屢經困苦數年已來憑藥防禦得定今夏五月因熱追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道俗憂懼中書聞奏勅遣供奉上醫尚藥奉御蔣孝璋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迺報消息乃至眠寢處

所皆遣內局上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子所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醫藥晝夜不離經五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既荷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奘拙自營衛冷疹增動幾至絲篤殆辭昭運天恩矜愍降七以良醫針藥纔加即蒙瘳愈駐顏齡於欲盡反營魄於將消重覩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肓永絕腠理恒調而已顧循庸菲屢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輸報唯憑慧力庶酬冥社玄奘猶自虛憊未堪詣闕陳謝無任竦戴之至

謹遣弟子大乘光先奉表以聞帝覽表遣給
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既初服藥後氣力固
當虛劣請法師善自攝衛未宜即用心力法
師又蒙聖問不勝喜懼之至又表謝曰沙門
玄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之頃
幾隔明時忽蒙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
命之憂天使頻循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
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沈痛承荷醫療遂得痊
除豈期已逝之魂見招於上帝將天之壽重
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當此撫膺媿越言

不足宣荷殊澤而詐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冀
曷茲禮誦罄此身心以答不次之恩少塞無
窮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兼
并罔知攸措塵黷聽覽伏增惶悚貞觀十一
年有勅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
先時普光寺大德法常總持寺大德普應等
數百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
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文帝昇遐永微
六年先有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
俗法推勘邊遠官人不開勅意事無大小動

行枷杖虧辱為甚法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
更不見天顏乃附人陳煎二事於國非便玄
奘命垂日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伏增惶
懼勅遣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位先
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遣停廢師宜
安意強進湯藥至二十三本九日降勅曰道教清
虛釋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
比為法末人澆多違制律且權依俗法以伸
懲誠冀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法但出家
人等具有制條更別推科恐為勞擾前令道

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
犯宜依條制法師既荷茲聖澤奉表詣闕陳
謝曰沙門玄奘言伏見勅旨僧尼等有過停
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忽委緇徒
不訾之恩復霑玄肆晞湯沐道實用光華躅
地循躬唯增震惕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
崇紹之規寄諸明后伏惟皇帝陛下寶圖御
極金輪乘正睠茲釋教載懷宣闕以為落飾
玄門外異流俗雖情牽五濁律行多虧而體
被三衣福田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

信金口之直詞允茲迴向斯固天祇載悅應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師之嚴旨虧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自宜譴謫豈待平反之律方科姦惡之罪玄奘庸昧猥廁法流每忝鳴恩忌懷慙惕重祗殊獎彌復兢惶但以近嬰疾疹不獲隨例詣闕無任竦戴之誠謹遣弟子大乘光先奉表陳謝以聞自是僧徒得安禪誦法師悲喜交集不覺淚霑襟袖不勝抃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

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勘條章喜戴之誠莫知准譬竊尋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曩倫薄厚儷玄風以興缺自聖運在璿明皇執粹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壤於神臯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之業濯沐黎氓寔法門之嘉會率土之幸甚頃爲僧徒不整誨馭乖方致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蒙塵遂觸天威令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懲誠僧等震懼夙夜慙惶而聖鑒天臨仁澤昭

被篤深期於玄妙掩織垢於含弘爰降殊恩
釋茲嚴罰非其人之足措顧斯法之可尊遂
令入網之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颺杳冥
法水混而更清福田鹵而還沃僧等各深荷
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惡以副天心專精
禮念用答鴻造伏願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
永凝百福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
維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表陳
謝以聞輕黷冕旒伏增惶恐帝覽表知法師
病愈遣使迎法師入安置於凝陰殿院之西

閣供養仍彼翻譯或經二旬三旬方乃一出
冬十月中宮在難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
啓聖體必安和無苦然所懷者是男平安之
後願聽出家當蒙勅許其月一日皇后施法
師納袈裟一頂并雜物等數十件法師啓謝
曰沙門玄奘啓垂賜納并雜物等捧對驚慙
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衣
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今之賜
者也觀其均綵濃淡敬君不能逾其巧裁縫
婉密雜縷無以窺其際便覺煙霞入室蘭囿

在身旋俯自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珍秦代
未遇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
庸薄獨竊洪私顧寵循躬彌深戰汗伏願皇
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疆之福祚長臨
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羣生與天無極不任慙
佩之至謹啓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
申後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奘不勝喜
慶陳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白鳩彰瑞
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國王之盛是知穹
昊降祥以明人事其來久矣玄奘今申後酉

前於顯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
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徘徊踴躍
貌甚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曰皇后在孕未
遂分誕玄奘深憂懼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爲
陳喜相雀乃迴旋蹠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
人意玄奘深女九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向
乃至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左右之人咸悉共
見玄奘因爲受三歸報其雅意未及執捉且
從其徘徊遂復飛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
明恩加兆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

呈祥神禽効質顯子孫之盛彰八百之隆既
爲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貺玄奘輕生
有幸肇屬嘉祥喜祚之深不敢緘默畧疏梗
槩謹以奏聞若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
歷代之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
進已頃聞有勅令使報法師皇后分難已訖
端正奇特神光滿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
內外舞躍必不違所許願法師護念號爲佛
光王法師進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至道攸
敷啓天人於載算深期所感誕玄聖於克岐

伏惟皇帝皇后情鏡三空化孚九有故能闢
垂旒於二諦却走馬於一乘蘭殿初歆爰發
俱胝之願珽柯在孕便結踰城之徵俾夫十
號降靈弘茲攝受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
災厲克清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
而濯質玄門佇迹道樹靈陰雖昔之履帝呈
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感貺匹此英猷率
土詠歌喜皇階之納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
來遊伏願無替前恩特令法服靡局常戀迥
構良因且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高

尚彌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儻聖澤無
外弘誓不移謂殫四海之資不足比斯檀
行傾十地之業無以譬此福基當願皇帝皇
后百福凝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固南山
罄娛樂於延齡踐卷九隆云於遐劫儲君允茂綏
紹帝猷寵蕃惟宜翊亮王室十二襁褓英胤休祉
日繁標志節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濫
偶丕運局影禁門貴匪德昇寵緣恩積幸屬
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踊躍之懷塵粉無恨不
勝喜賀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增戰

越佛光王生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
奘言玄奘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子孫
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緒者應斯道也又聞
龍門洄激資源長而流遠桂樹叢生藉根深
而芳藹伏惟皇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
仁義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二后光膺大
寶為子孫基可謂根深源長矣逮陛下受圖
功業逾盛還淳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
逸殷周之軌不持黃屋為貴以濟兆庶為心
未明求衣日昃忘食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

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故卿雲紛郁江海無
波日域遵風龍鄉沐化蕩蕩手巍巍乎難得
而備言矣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月嘉
辰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萼增敷率土懷生
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迫恒情豈直喜聖后
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違前勅
即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為法王之子披著法
服制立法名授以三皈列於僧數紹隆像化
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追淨眼之茂
跡踐月蓋之高蹤斷二種纏成無等覺色身

卷九

十三

微妙譬彼山王燄網莊嚴過於日月然後蔭
慈雲於大千之撞揚惠炬於百億之洲振法
鼓而挫天魔魔勝磻而摧外道接沉流於倒
海撲燎火於邪山竭煩惱之深河碎無明之
巨殼為天人師作調御士唯願先廟先靈藉
孫社而昇彼岸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萬春
永握靈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
曰榮親所以釋迦棄國而務菩提蓋為此也
豈得以東平璪璪之善陳思庸庸之才並日
而論優劣同年而議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

以望善來之賓拂座清塗用竚踰城之駕不
勝慶慰顯顯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
深戰越當即受三皈依服袈裟雖保傳養育
所居常近法師十二月五日滿月勅爲佛光
王度七人仍請法師爲王剃髮法師進表謝
曰沙門玄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爲佛光王
剃髮并勅度七人所剃髮則王之煩惱落也
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是用震動波旬
之殿踊躍淨居之懷弘願旣宣景福彌盛豈
謂庸賤之手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

道於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護之
重在祗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爲始伏惟皇帝
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中所以光啓妙門幸
修德本所願皇階納祐玉宸延和臨百億與
羣下畢千萬歲音佛光高子乳哺惟宜善神
衛質諸佛摩頂增華睿哲之姿允穆紹隆之
寄新度之僧荷澤旣深亦當翹勤道業專精
戒行允嗣僧倫佇承取草不勝感荷之至謹
奉表以聞其日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
進法服等表曰沙門玄奘言竊聞搏風迅羽

卷九

十四

累日而冲空寫月明璣逾旬而就滿是知稟
靈物表亮彩天中者固已後發其姝惟新厥
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闡中和而
育德自微園降誕天祠動瞻睿氣清襟寢興
納祐玉顏秀表日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
日在躬法流濯想寄紹隆於盤石啓落飾於
天人其孰能福此襟衣安茲乳哺無災無害
克岐克嶷者今魄照初環滿月之姿盛矣冀
枝再長如蓮之目倩兮所以紫殿惻懷黔首
胥悅七衆歸恬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鶴

驂待馭而已玄奘幸承恩寵許垂蔭庇師弟
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實切懷抱輒敢進
金字般若心經一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
裟法服一具香爐寶子香案澡鉷經架數珠
錫杖澡豆盥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所冀
遵載弄於半璋代辟邪於蓬矢俾善神見而
踊躍弘誓因以堅固輕用干奉寔深悚惕伏
願皇帝皇后尊邁拱辰明兼合耀結歡心於
兆庶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丕釗而取
雋寵蕃振美隣間平以載馳所願佛光王千

卷九

十五

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茂善規丕相不勝
感荷奉表以聞二年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
師亦陪從并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
公給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餘
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車駕避暑
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安置飛花殿其宮
南接皂澗北跨洛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
勅法師還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既奉帝旨進
表辭曰沙門玄奘言伏蒙恩旨許令積翠宮
翻經仰佩優渥誠深喜戴伏念違離旋增憫

然玄奘功微勲府道謝德科而久紊榮章鎮
荷曾覆循涯知懼臨谷匪危伏惟皇帝皇后
聖哲含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
安而近隔蘭除聽揚鑾而悲結甫瞻茨嶺想
多預而欣然伏願玉宇延和仙桃薦壽邁甘
泉之清暑等瑤池之佳遊所冀溫樹迎秋涼
飈造夏候歸軒於砥陌儼幽錫於惟林稱慶
萬春甘從九遊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辭
以聞荒越在顏水火交慮法師在京之日先
翻發智論三十卷及大毗婆沙未了至是有

勅報法師曰其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師進表曰竊聞冕旒康俗咸競前修述作窮神必歸睿后皇帝造物玄猷遠暢掩王城於侯甸光貝葉於羽陵傍啓譯寮降緝鴻序騰照千古流輝萬葉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遠韻神用日新賞鑒無怠玄奘濫沐天造肅承明詔每撫庸躬恒深悚息去月日奉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者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

卷九

十六

秋已來已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有詳畧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以副聖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洛因茲扈從暫得還鄉遊覽舊廬問訪親故淪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壟所在躬自掃謁為歲久荒頽乃更詳勝地欲具棺擲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專志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玄奘不天夙鍾荼蓼兼復時逢隋亂殞掩舍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

餘載墳壘類毀殆將湮滅追惟平昔情不白
寧謹與老姊一人收捧遺柩去彼狹陋改葬
西原用答昊天微申罔極昨日蒙勅放玄奘
出三兩日檢校但玄奘更無兄弟唯老姊一
人卜遠有期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
事尚寥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而望乞
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又婆羅門上客今相
隨逐過為率畧恐將嗤笑不任纏迫憂懼之
至謹附表以聞伏乞天覆雲迴曲憐孤請帝
覽表允其所請仍勅所司其法師營葬所須

並宜公給法師既荷殊澤又進啓謝曰沙門
玄奘啓玄奘殃深孽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
偷存今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壘淪類
草棘荒蔓思易宅兆亟歷歲年直為遠隔關
山不能果遂幸因陪隨鑾駕得屆故鄉允會
宿心成茲改厝陳設所須復皇帝皇后曲降
天慈賜遣營佐不謂日月之光在瓦礫而猶
照雲雨之澤雖蓬艾而必霑感戴屏營喜鯁
兼集不任存亡銜佩之至謹附啓謝聞事重
人微不能宣盡法師既蒙勅許遂改葬焉其

營送威儀無非公家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
萬餘人後魏孝文皇帝自代徙都洛陽於少
室山北造少林伽藍因地勢之高早有上方
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岳南面少峯
北依高嶺兼帶三川聳石巉巖飛泉縈映松
蘿共質管交葛挂栢與杞苻蕭森壯婉清虛
寶域中之佳所其西臺最爲秀麗即菩提流
支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坐之所見有遺
身定塔大業之末羣賊以火焚之不然遠近
珍異寺西北嶺下緱氏縣之東南鳳凰谷陳

村亦名陳堡谷即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二
十日法師請入少林寺翻譯表曰沙門玄奘
言玄奘聞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
河深渡之者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
妙行非宿春之類也卷九船筏者八忍八觀之淨
業非方舟之徒也十八是以諸佛具而昇彼岸凡
夫闕而沈生死由是茫茫三界俱漂七漏之
河浩浩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
心迷意醉窮劫石而靡怠盡芥城而彌固曾
不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坊實

可悲哉豈直秋之為氣良增歎矣寧惟孔父
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輟食當寐而驚者也
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
并藤不足以儔危脆乾城水沫無以譬其不
堅所以朝夕是期無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
十之年颯焉已至念茲遄速則生涯可知加
復少固求法尋訪師友自邦他國無處不經
塗路遐遙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顧
陰視景能復幾何旣資糧未去前塗漸促無
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輕生

多幸屬逢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
分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價
發譽騰聲無翼而飛坐凌霄漢受四事之供
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
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
使燕石為珍卷九駘取貴撫躬內省唯深慙慙
且害盈惡滿乃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諸
佛之誠言玄奘自揆藝業空虛名行無取天
慈聖澤無宜久冒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禮誦
經行以答提獎又蒙陛下以輪王之尊布法

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
人乏濫當斯任既奉天旨夙夜靡寧今已翻
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小二乘
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萬法門之海澤
西域稱詠以為鎮國方之典所須文義無彼
不得譬猶擇木鄧林隨求大小收珍海浦任
取方圓學者之宗斯為髣髴玄奘用此奉報
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斷
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至
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也玄奘

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
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獲之逸躁
繫意馬之奔馳若不斂迹山中不可成就竊
承此州高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澗多奇含孕
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蘿薜清虛海內之
名山域中之神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
寺等皆跨枕巖壑縈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
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
可歸依以修禪觀又兩踈朝士尚解歸悔辭
縈策許俗人猶知栖箕蘊素況玄奘出家為

法翻滯闌中清風激人念之增媿者也伏惟
陛下明踰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誠特
垂聽許使得絕囂塵於衆俗卷影迹於人間
陪麋鹿之羣隨鳧鶴之侶栖身片石之上庇
影一樹之陰守察心猿觀法實相令四魔九
結之賊無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
作菩提之由漸爲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
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天之恩也儻蒙
矜許則廬山慧遠雅操庶追剡岫道林清微
望續仍冀禪觀之餘時間翻譯無任樂願之

卷九

二十

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帝
覽表不許其月二十一日神筆自報書曰省
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
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
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
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
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
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
來言勿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
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勃旣今斷表不敢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更言法師既奉勅書進啓謝曰沙門玄奘言
使人李君信至垂賜手詔銀鈎麗於丹字睿
藻鬱彼河圖磊落帶峯岳之形郁潤挹風雲
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覩春葩之文身居伊
洛之澗忽矚崑荆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
昔季重蒙魏君之扎雅叙睽離惠遠辱晉帝
之書纔今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旨誨
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聖主之懷窮真罄俗
綜有該無超羲軒而更高架曹馬而逾遠者
矣但玄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藟之身寔

希松杞思願媿煙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
允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以敢竭愚瞽昧
死陳聞庶陶甄之慈無遺鳧鷄雲雨之澤不
弃蠢蠢而明照需臨不垂亮許仍降恩獎曲
在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旣戢來言不敢
更請謹附謝文唯增悚越冬十一月五日佛
光王晬日法師又進法衣一具上佛光王表
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蘭榮紫苑過之者必
觀桂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卉木猶爾況人倫
乎況聖胤乎伏惟皇帝皇后挹神睿之姿懷

天地之德撫寧區夏子育羣生兼復大建伽
藍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變之業助鼎命
金剛堅固之因既妙善薰修故使皇太子機
神日茂潞王懿傑逾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
謂超周越商與黃帝比崇子子孫孫萬年之
慶者也玄奘猥以庸微時得叅見王等私心
踊悅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晬之日禮有
獻賀輒率愚懷謹上法衣一具伏願王子萬
神擁衛百福扶持寤寐安和乳哺調適紹隆
三寶摧伏四魔行菩薩行繼如來事不勝瓊

等天枝英華美茂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以
聞輕觸宸嚴追深戰越法師時在積翠宮翻
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奏帝帝聞不悅即遣
供奉內醫呂弘哲宣勅慰問法師法師悲喜
不已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哲等
至宣勅慰問玄奘所患并許出外將息慈旨
忽臨厄骸用起若對旒冕如寘冰泉玄奘攝
慎乖方疾瘳仍集自違離鑿躅倍覺嬰纏心
痛背悶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恐有
不圖點穢宮宇思欲出外自屏溝壑仍恐驚

卷九

廿二

動聖聽不敢即事奏聞遂依門籍出至寺所
病既困勞轉篤心亦分隔明時乃有尚藥司
醫張德志為針療因漸瘳降得存首領遠顧
專輒之罪自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
諒愚拙江海之澤特肆含容豈可移幸於至
微屈法於常典望申公道以穆憲司枉獄為
輕伏鈇是俟而殘魂朽質仍被恩光撫臆言
懷用銘肌骨自惟偃頓非復尋常縱微下俚
之憂亦盡生涯之冀但恨隆恩未答末命先
虧仰惟帝勤親勞薄狩期於閱武情在訓戎

既昭仁於放麟又策勳於獻鳳遐邇慶集上
下歡并風伯清塵山祇護野敬惟動止故極
休貞申炯誠於十旬浹辰而返鄙宣遊於八
駿密邇而旋玉乘可佇冰懷以慰撫事迴惶
終期殞越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待罪以聞
荒惴失圖伏聽勅旨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
遣使迎法師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勅送法
師還積翠宮仍舊宣譯焉冬十二月改洛陽
宮為東都嫌封畿之褊隘乃東分鄭州之汜
水懷州之河陽西廢穀州取宜陽永寧新安

澠池等縣皆隸屬焉法師以鄉邑增貴修表
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鶉首錫秦上帝兆金
城之據龜圖薦夏中畿啓玉泉之窺是知靈
貺所基皇猷顯屬昌誦由其卜遠高光所以
闡期允迪厥猷率遵斯在伏惟皇帝皇后揆
物裁務懸衡撫俗即土中之重隩迺虞巡而
駐蹕因舊制之瓌偉儀鎬京西建邠仍以早
宮載懷改作勞於曩役馭奔在念軫居逸於
晨興自非折中華夷均一徭輸豈能留連聖
眷煥汗綸言是以令下之初山川鬱其改觀

拓制爰始煙雲霏而色動飛甍日麗馳道風
清神期盼響爰倫郁穆若賦武昌之魚樂遷
王里爭企云亭之鶴願奉屬車旣小晉鄭之
依夏禰劉張之策前王齷齪豐洛迹開我后
牢籠伊咸並建麟宗克茂鼎祚惟遠自可東
宴平樂西臨建章佇吹笙而駐壽叟在藻而
流詠蕩蕩至公巍巍罕述玄奘散材莫効貽
懼增添但三川之郊猥霑故里千載之幸鬱
爲新邑華門雖翳芻命猶存喜編轂下匪慙
關外況光宅之慶遐邇所同歡聖上允安庸

微所特荷不勝喜抃之極謹奉表陳謝以聞
三年春正月駕還西京法師亦隨歸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卷九

廿四

音釋

箕思尹切 箕者 擣舒丑居切 居切 殼古候切 候切 筵
徒丁切 筵也 跂詰利切 舉切 詩文里切 里切 軼夷夷切 夷切
也 闕苦紺切 闕也 頤俱倫切 倫切 適慈秋切 秋切 愒陟劣切 陟切
也 蹠徒協切 蹠也 珽他鼎切 鼎切 璪蘇果切 果切 劍
也

止遙切 周 躡力刃切 刃切 擘涉切 涉切 簣實王分切 實切 簣竹名 都切 繫涉立切 立切 擘擘切 擘切 媵徒計切 徒切
 也 郭郭切 郭切 眇黑乙切 乙切 齧齧切 齧切 鈇與斧同 同切 炯炯切 炯切 睟睟切 睟切
 也 一歲對切 子生 瘵瘵切 瘵切 齧齧切 齧切 鈇鈇切 鈇切 炯炯切 炯切 睟睟切 睟切
 也 郭郭切 郭切 眇眇切 眇切 齧齧切 齧切 鈇鈇切 鈇切 炯炯切 炯切 睟睟切 睟切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奄十

唐沙門惠立本釋并條箋

起顯慶三年正月車駕自洛還西京終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師亦隨還秋七月勅卷十法師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時有勅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為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總用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以其年夏六月

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塵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間甍甍耽耽都邑仁祠此為最也而廊殿樓臺飛鷲接漢金鋪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勅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度僧命法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入慈恩及迎碑之則勅遣

西明寺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彌十人充弟子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無絕輒施綿帛綾錦前後萬餘段法服納袈裟等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國造塔及營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等隨得隨散無所貯蓄發願造十俱胝像百萬為十俱胝並造成矣東國重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局備衆人更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命無常恐難得了乃請就於玉華宮翻譯帝許焉即以四年冬十月

法師從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及門徒等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到彼安置肅成院焉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梵本總有二十萬頌文既廣大學徒每請刪畧法師將順衆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見乘危履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顛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光照觸已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昇

高座爲衆說法多人圍遶讚歎恭敬或夢見有人奉已名果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總一十六會合爲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即校二本以定之慇懃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自古無比或文乖旨與意有躊躇必覺異境似若有人授以明決情即豁然若披雲覩日自云如此悟處豈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

所冥加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中說諸菩薩摩訶薩衆爲般若波羅蜜故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莊嚴幢帳寶鬘花旛伎樂盈滿寺中又見無量僧衆手執花蓋如前供具共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巷墻壁皆莊綺飾地積名花衆共履踐至翻經院其院倍加勝妙如經所載寶莊嚴

土又聞院內三堂講說法師在中堂敷演既
觀此已歡喜驚覺俱叅法師說所夢事法師
云今正翻此品諸菩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
見信有是乎時殿側有雙柰樹忽於非時數
數開花花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時衆
詳議云是般若再闡之徵又六出者表六到
彼岸然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恒慮無常謂
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
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人人努力加勤勿
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方乃

絕筆合成六百卷稱爲大般若經焉合掌歡
喜告徒衆曰此經於此地有緣玄奘來此玉
華寺者經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
了時今得終訖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
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踊躍欣慶
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賀功畢設齋供養
是日請經從肅成殿往嘉壽殿齋所講讀當
迎經時般若放光照燭遠邇兼有非常香氣
法師謂門人曰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
國王大臣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

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有此文不可緘默至十一月二十二日今弟子乘基奉表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宣勅垂許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謂門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宜從儉省可以籩箪裹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屏遠門徒等聞之哀哽各收淚啓曰和尚氣力尚可尊顏不殊於舊何因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由得

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彼寺衆殷勤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俛仰翻數行訖便收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芝等谷禮辭俱胝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潸然禮訖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至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覺因向法師自陳所夢見有一浮圖端嚴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師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

至九日暮間於房後度渠脚跌倒脛上有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華大於盤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繡及妙花珍寶從法師所卧房室以次莊嚴遍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嶺林木悉豎幢幡衆彩間錯并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疊壘中香食美果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擎來供養於法師法師辭曰如此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此位

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止侍人謦效遂爾開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說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生已來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知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一千幢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等經各一千部供養悲敬二田各萬餘人燒百千燈贖數萬生錄訖令嘉尚宣讀聞已合掌喜慶又告門人曰吾無常

期至意欲捨墮宜命有緣總集於是罄捨衣
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道至二十三日設齋
餽施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於嘉壽殿豎菩
提像骨已因從寺衆及翻經大德并門徒等
乞歡喜辭別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事
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有情共諸
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
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無上
菩提辭訖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
得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

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亦
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
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
教傍人云南無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
識速奉慈顏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
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德又夢見有千軀
金像從東方來下入翻經院香花滿空至二
月四日夜半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
長一丈許共捧一白蓮華如小車輪華有三
重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擎華人

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
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
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揩頤次以左手申左
胫上舒足重累右脇而卧暨乎屬纊竟不迴
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云和
尚決定得生彌勒內衆不法師報云得生言
訖氣息漸微少間神遊侍人不覺屬纊方委
從足漸冷最後頂暖顏色赤白怡悅勝常過
七日竟無改變亦無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
香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行精

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無時懈廢於法師亡
夜夜半後旋遶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
道從北亘南貫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
明心怪所以即念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
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今有此
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耶天曉向衆說
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旦凶問至京正符
虹現之像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板
身赤白色眉目踈朗端嚴若表美麗如畫音
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無厭或處徒衆或對

嘉賓一坐半朝身不傾動服尚乾陀裁雅細
鬣脩廣適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眄
滔滔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蓉之在
水加以戒範端明始終如一愛惜之意過護
浮囊持戒之堅超逾草繫性愛怡簡不好交
遊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法師亡後西明寺
上座道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見
有神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領
鬼神如來欲入涅槃勅弟子護持瞻部遺法
比丘見師戒行清嚴留心律部四方有疑皆

來諮決所制輕重儀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
文記不正註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
指宣所出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並令改
正宣聞之悚慄悲喜因問經律論等心所不
決者神並為決之又問古來傳法之僧德位
高下并問法師神答云自古諸師解行互有
短長而不一准且如瑛師一人九生已來備
修福慧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慧辯才於瞻
部洲脂那國常為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
文質相兼無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觀史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多天慈氏內衆聞法悟解更不來人間受生
神授語訖辭別而還宣因錄入別記見西明
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法師高才懿德乃神
明知之豈凡情所測度法師病時檢校翻經
使人許玄備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師因
損足得病至其月七日勅中御府宜遣醫人
將藥往看所司即差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
捧將藥急赴比至法師已終醫藥不及時房
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亡帝聞之哀慟傷
感爲之罷朝數日朕失國寶矣時文武宰僚

莫不悲哽流涕帝言已嗚咽悲不能勝翌日
又謂羣臣曰惜哉朕國內失焚法師一人可
謂釋衆梁摧矣四生無導師矣亦何異苦海
方割舟楫遽沈闍室猶昏燈炬斯掩帝言已
嗟惋不止至其月二十六日下勅曰竇師倫
所奏玉華寺玄奘法師已亡葬事所須並令
官給至三月六日又勅曰玉華寺奘法師既
亡其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爲
抄寫自餘未翻者總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
失其奘師弟子及同翻經先非玉華寺僧者

宜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勅玉華寺
故大德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幢
蓋送至墓所法師道茂德高明為時痛惜故
於亡後重疊降恩求之古人無比此也於是
門人遵其遺命以護條為輿奉神柩還京安
置慈恩寺翻經堂內弟子數百人哀號動地
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
日將葬滻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
之儀素蓋幡幢泥洹帳舉金棺銀柳娑羅樹
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悲笳悽挽

響匝穹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
萬餘人雖復喪事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蓮
條本輿東市絹行用繒絲三千疋結作涅槃
輿兼以花珮莊嚴極為殊妙請安法師神柩
門徒等恐虧師素志因止之乃以法師三衣
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護條輿次
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塞是日緇素宿於墓
所者三萬餘人十五日旦掩坎訖即於墓所
設無遮會而散是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
感旣然則人悲可悉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册

沈永夜猶昏慧燈光滅攀戀之痛如亡眼目
不直比之山頽木壞而已惜哉至總章二年
四月八日有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
塔宇蓋以舊所密邇京郊禁中多見時傷聖
慮故改卜焉至於遷殯之儀門徒哀感行侶
悲慟切比如初嗚呼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
宵月繼西日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
資之道在物旣然傳襲之風於人豈異自法
王潛耀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越千年時逾
十代聖賢間出英睿迺生各韞雄圖俱苞上

智負荷遺法控御天人道制風飈神傾海岳
或舒指而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屍
以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願通法於邊
刹冒浪波於嶮塗或虛已以應物求裒糧而
行死地終令玄津溢瀆惠濟無疆旣益傳燈
寔符付囑考之前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
今復遇法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象降靈山
岳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羣堅芳
獨拔以四生爲己任建正法爲身事巍巍乎
似嵩華之負穹蒼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

而聰機後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
至夫多識洽聞之奧冠恒肇而逾高詳玄造
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滔乎藹藹乎實紹
隆之器也神之將使像化重光於頽季之期
故誕茲明德者矣法師以往今古大德闡揚
經論雖復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
其來自久至如黎耶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
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
並三藏四含之槃根大小兩宗之鉗鍵先賢
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此文

怏怏斯旨慨然歎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
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疑莫遺終
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洹耳由是壯志發懷
馳心遐外以貞觀三年秋八月立誓束裝拂
衣而去到中竺竺那爛陀寺逢大法師名尸
羅跋陀此本十曰戒賢其人體居二宗神鑒奧遠
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論最為精熟
以此論該冠衆經亦偏常宣講元是彌勒菩
薩所造即攝大乘之根系是法師發軔之所
析者十六大國靡不歸宗稟義學之徒恒有

萬計法師既往修造一面盡歡以為相遇之
晚於是服膺聽受兼諮決所疑一遍便覆無
所遺忘譬濛汜之納羣流若孟漚之吞雲夢
彼師嗟怪歎未曾有云若斯人者聞名尚難
豈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葱嶺名
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宿構重關共
來難詰薦行魚貫轂駕肩隨其並論之詞雲
屯雨至法師從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
其矛擊其盾莫不人人喪轍解頤虔伏稱為
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見之拈

喜皆肘步鳴足傾珍供養罷席之後更學梵
書并餘經論自如來一代所說者山方等之
教鹿苑半字之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無著
天親諸所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
五部殊塗之致並收羅研究達其旨得其文
并佛處世之跡如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
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躬伸
禮敬備觀靈竒亦無遺矣法師心期既滿學
覽復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
餘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十九年

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俗奔迎傾都
罷市是時也煙收霧卷景麗風清寶帳盈衢
花幢掩日慶雲垂彩於天表郁郁紛紛庶士
誅讚於通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
赫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叨利之下閭浮此
亦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經塗數萬
備歷艱危至如酒陰互寒之山飛濤激浪之
壑厲毒黑風之氣狡猊羶疥之羣並法顯失
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所不踐章亥
之所未遊法師子爾孤征坦然無梗扇唐風

卷十

十二

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間使乎遐域
侯王馳心輦轂遠方酋長係仰天衢雖法師
不世之功抑亦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皇帝
握龍圖而纂曆應赤眼以君臨戮鯨豕以濟
羣生蕩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絕柱息滄
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鎔造九功苞於虞
夏七德冠於曹劉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無
不順邇無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
明麗正三善之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之歌
斯允既而功窮厚載德感上玄紫芝含秀於

永樂北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第一四九冊

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又如西州石瑞松縣
琨符紀聖主千年之期顯儲君嗣承之業鳳
毛才子之句上果佛日之文歷萬古而不聞
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輔德玄天福眷者
焉加復遊心真際城澗五乘追思鷲嶺之容
竚想提河之說卷十故使遺形紺髮煥彩來儀勝
典高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震於
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翠霧與香煙同馥於
是溺俗沈流之士望涯岸而有期清虛蹈玄
之賓顧三空而非遠所謂司南啓路而衆惑

知方商飈襲林而羣籟自響法師盛德也如
彼逢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兇
殘安什傳經值符姚之偽曆校之深淺即行
潦之類江湖比之明暗乃朝陽之與螢曜矣
昔鍾珙既至魏文奉賦以讚揚神雀斯呈賈
逵獻頌而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
歌況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業豈可緘
默於明時而無稱述者也立學愧往賢德非
先達直以同霑像化叨厠末塵欣慕之懷迫
於恒品所以力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微令

望之美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所能覩縷也冀明鑒君子收意而不哂焉贊

曰

生靈感絕大聖遷神其能紹繼唯乎哲人
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斯隱朗月方陳

穆矣法師諒為貞士迺秀天人不羈塵滓
窮玄之奧究儒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
悼經之闕疑義之錯委命詢求陵危踐壑
恢恢器宇赳赳誠恪振美西州歸功東土
屬逢有道時惟我皇重懸玉鏡再理珠囊

三乘既闢十地兼揚俾夫慧日幽而更光

曰余庸眇幸參塵末長自蓬門靡雕靡括

高山斯仰清流是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

釋彥惊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來英俊賢

明捨家入道者萬計其中罕能兼善一二美

者有焉至若視聽貌言洽聞強識輕生重道

絕域遐征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羣雄革

慮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之三

藏當盛暑之晨體無霑液祁寒之際貌不悽

慘不夭不申不欠不噉斯蓋未詳其地位何

賢聖之可格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縟將終之日色貌怱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賣梅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用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作色曰弟子別奉進止師等若不許請錄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殮已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互相驚問皆云若茲向人除併斂衣唯留襯服衆覩三藏貌如生人百姓號絕共視向人塗香服殮蓋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近跡自非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

曰我同儔幸希景仰昌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音釋

卷十

十五

齏無匪切 齏齏 顛顛 慄慄 顛顛 慄慄
猶連屬也 顛顛 慄慄 顛顛 慄慄
遠強魚切 簾簾 直直 魚魚 簾簾 直直 魚魚
切 簾簾 竹竹 席席 也也 中中 簾簾 諸諸 孟孟 切切 開開 搯搯 頤頤 搯搯 頤頤
移切 柱柱 也也 頤頤 註註 古古 賣賣 切切 澹澹 所所 簡簡 切切 發發 鞞鞞 而而
振切 止止 車車 潞潞 陟陟 魚魚 切切 水水
輪木也 潞潞 所所 停停 曰曰 澹澹